

# 我係一個小偷

作者: 藍色的蚯蚓

Powered by [紙言](#)

# 1.序

「喂你地係邊呀？」我摸摸自己的肚子，都餓得快凹下去了。

「福記囉，仲可以去得邊。你不如再遲啲？就黎食飽喇。」話筒傳來厚實的聲音，這聲線與他的性格和舉止毫不相襯。

「唉泉哥，我都唔想架，個死人禿頭佬，又唔係唔知落咗堂，係都要講多陣.....唉！」我差點沒將苦練已久的四字真言通通拋出來。

突然一道銳利的光束劃破空氣，直接打在我眼球上，一間告訴我光線的來源。

怎麼有人的頭禿得可以反光.....

一看到他就來氣，不做點什麼，實在難以平息我的怨氣。

我仔細地盯著他的下半身，發覺左邊的口袋突出一個厚厚的正方形，另一邊則是又薄又長的形狀，明顯一邊口袋是錢包，另一邊是手機。

蟬的聲音毫無節奏地響徘徊在耳，配合酷熱的天氣，吵得令人煩燥。但刺眼的陽光和吵聲蟬鳴正好成為我的掩護。

環視一周，確保沒人在留意我，走到他背後，酸臭的汗味強行衝進我的肺部，我怕再吸一小口，呼出的氣就會跟他一樣臭。

強忍住別過頭的衝動，我慢慢跟他的動作同步，一舉手，一投足都跟他一模一樣，腳步聲由一開始亂七八糟，變得像軍人一樣整齊。

我伸手到他的褲袋溫柔地抽出錢包，功成身退，終於可以遠離他的汗臭味。一攤開錢包，信用卡，八達通，身份證等等的大量證件映入眼簾，當然少不了一大疊又紅又綠的紙鈔。

我抽出一張五十元紙幣，就當作是他阻礙全班同學下課的賠罪吧。

「見你咁慘，等埋你啦，快快快快快。」

其實不用他說我也已加速，午飯時間只剩下半小時。有時我會在想，學校與監獄也有幾分相似，一樣關著渴望自由的人，一樣有犯罪的人。

我這種人，應該很快會踏足真正的監房吧。

「係啲，有無帶錢？」電話再傳出聲音。

我悄悄而且溫柔地將錢包送返他的口袋。

對著電話說：「啱啱帶咗。」

踏入茶餐廳，冰涼的空氣立即環抱著全身，鑽進我每一個毛孔，血液間被冷卻，對死禿頭的恨意也隨著熱氣排走，畢竟他都請我吃飯陪罪了，我也不好意思再生他的氣。

一屁股坐在冷氣機下方的一個卡位，面前的兩人立即抬起頭來。

「咁醒嘅，揀個冷氣位坐。」我笑說。

看一下時鐘，居然只剩下二十分鐘。

「幫你叫咗嘢食喇。」阿泉說。

「你唔好咁細心啦，好基呀。」坐在他旁邊的博士說。

當然不是真的博士，只是他考試成績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且選修科目全選了理科，加上他的名字是博思，久而久之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博士。

一碟豬排飯「啪」一聲地放在我面前，茶餐廳的阿姨笑呵呵地對我說：「靚仔，特登幫你切好曬啲豬排喇，今日咁遲嘅？」

「學校個人阿sir死都唔比我走。」我刺起一塊豬排，順便發洩怨氣：「唔該曬，埋黎錫淡先。」

她聽後大笑，說：「錫就唔洗喇，幫我做嘢得唔得先。」

「靚女叫到，緊係做啦。」我一邊吃一邊說。

她將頭湊近我們：「星期六偷車。」

我稍稍一愣。

「偷邊個架車要出動到你搵人呀？」阿泉道。

「救護車姐。」她愈說愈低聲：「江湖恩怨，唔關我地事，總之有人要劈友，叫我搵人幫手開走救佢架車，其他咩都唔洗理。」

我和其餘兩人對視一眼。

「咁雕鑽，唔識做嘢。」博士笑說。

「你當阿姐第一日做嘢啲嘢？邊個做到，邊個做唔到我睇唔出？」她噴鼻而笑：「姐係唔做啦？」

「架車用黎救命㗎，你做咩搞埋啲咁嘅嘢嫁。」我說。

「都唔係我搞，我搵人搞姐。有人比錢，我咪搵人囉。」她攤手：「咁我搵過第二個喇。」

說完她就直接走開了，留下狼吞虎嚥的我和面面相覷的兩人。

「真係唔做？應該好高人工㗎。我地唔做都有其他人做嫁啦。」阿泉咬著飲管道。

我和博士不約而同地看著他。

「殺人呀大佬，依家好等錢洗咩？」

他想了想，幽幽地說：「又係嘅.....」

「講翻我地啦。」博士說：「月頭喇㗎。」

「係㗎。」他不提起,我也差點忘了。

我問:「星期六晚得唔得閒？」

「就黎有測驗，我要溫書。」博士說。

「就黎學界，要練波。」阿泉說。

「姐係得閒啦，太好喇！今晚七點市中心等啦。」我說：「哇夠鍾喇，快啲行囉。」

說完就直接衝了出去，不給他們拒絕的機會。

發薪水的日子又到了。

## 2.發薪日

「有兩個啱啱係鋪頭出黎，入咗廁所。」博士的聲音於耳機傳出。

「櫃面嗰個玩緊手機，行來行去嗰個等我黎。」阿泉道。

「你地咁樣，咪搞到我好似好無用咁囉。」博士笑說。

「你係無用啫，做賊仔唔識偷嘢。」我笑罵道。

其實也不算完全不會，只是現在這種難度較高的行動完全派不上用場。

「我只係留翻啲機會比你地姐。」他謫詰道。

耳機裡突然變得寧靜，也許大家都在令自己專注，沒再閒聊。

「咁我入去喇，五秒後開始。」阿泉說。

我帶上口罩，免得被認出。  
深深吸了口氣，慢慢跟隨人流走進了豐澤。

有時我也會想，若失敗了該怎麼辦呢？  
想了三年，也得不到答案。

在店內繞了一圈，大概了解閉路電視的位置。

互相交換一個眼神後，阿泉便向四處遊蕩的店員搭話，博士則走到櫃檯前，讓職員拿出幾部手機比較。

兩盒手機放在櫃檯上，店員背對著櫃檯，找出更多型號給博士比較。

我隱藏於人群中，像個平常顧客一樣走近櫃檯。

即將要下手，我習慣性地再次張望，確保沒人在留意我。

砰砰。

突然一陣薰衣草香繞過我的身體，從使隔著口罩，氣味依然充滿全身，大腦好像被這種香氣麻痺，一時不能作出任何反應。

隨即一張白皙的臉出現在我面前，眉目間感受不到一絲喜悅，也許她的五官已習慣了冰冷的表情。

「阿欣，快啲啦！」博士的聲音於耳機低聲傳出。

她的髮尾劃過我的臉，使我不得不閉上眼。  
她也注意到這情況，轉頭禮貌地一笑。

忽然右腳傳來一陣刺痛，將我帶回現實的狀況。抬頭一看，發覺博士正狠狠地盯著我。我慌忙地收拾放在枱上的兩盒手機，但已經太遲，那店員早已再次轉身。

「喂先生你做咩呀？偷嘢？」

他一喝，店內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在我身上。

.....

「仆街喇.....」我低聲道。

我一手抓起兩盒手機，拔足就跑，還順手帶走一部平版電腦。

阿泉剛剛應付的那個店員在我左邊頂著一盪一盪的大肚子，與另一個與我隔著一個貨架的高大男人一左一右地夾擊我。

被夾到應該逃不掉了。

我猛地跳向右邊的貨架一蹬，借著奔跑的衝力將貨架撞倒，貨架剛好倒在他的頭上。但我也被反作用力推得失去平衡，被一堆看似價值不菲的手提電腦活埋。

本來想像成龍的電影一樣瀟灑流暢地落地，沒想到會弄得如此狼狽。

既然我沒事，被壓著的那個大男人應該也沒大礙吧。

撥開身上的電腦，我連滾帶爬地向左邊跑去。

突然一個碩大的身影擋住我的去路。定神一看，是那個肥店員。

「有書又唔好好讀，走黎偷嘢？」他說。

我沒說什麼，免得暴露自己的聲線，萬一有什麼事，也不會因為聲音而被人認出。

但是這肥豬，實在太難搞，他一個人已經可以將我唯一的通道堵住。

「阿欣，記唔記得點入樽？」阿泉的聲音於耳筒傳出。

話音一落，一個身影便從我身旁竄出。我連忙脫下自己的上衣包好貨物，方便運送。

他在肥店員面前一躍至起，單手捉著天花垂下來的指示牌，整個人懸在半空。若將這畫面拍下來加上特效，就能成為籃球的海布了。

我嚇得張大嘴巴，雖然知道他是個運動超人，但親眼看到有人能跳至三米多高，驚訝也是正常。

一切來得太突然，上一秒還在苦苦思考對策，下一秒對策就自己出現在我面前。

我不假思索地將手上的貨物拋給吊在半空的阿泉，他接到後立即跨過肥店員落地，頭也不回地跑。

我不禁鬆一口氣，這下子贓物肯定是安全了，堂堂學界短跑冠軍，又怎會被這種中年大叔追上？

忽然窗外閃起紅藍交替的亮光，警鳴聲充滿整個商場。  
我趕緊把剛呼出的一口氣吸回去。

贓物安全，但我很危險啊。

正打算另尋出路，一隻厚實的大手便將我壓倒在地。

噢。

GameOver。

.....

「卜」

商場內的燈一下子全部滅掉，剛才發生的事過於混亂，加上現在漆黑一片，所以身邊不斷傳出陣陣驚呼。

接踵而來的是震耳欲聾的火警鐘聲，更是將群眾的恐慌引爆。人群爭先恐後地向著同一方向推撞，本來合力按住我的幾個大漢也消失在人海中。

看著這群人不斷的向前推，各種粗言穢語夾雜於警鐘聲中，人群卻一步也沒前進過。我不禁發自內心地嘲笑，推什麼？前面的人不想盡快離開嗎？難道你使勁地推，他就會走得更快？

而且最重要的是，從來沒人告訴他們那邊是安全的啊！

在人群中帶頭先走的，知道火源在哪嗎？當然不知，因為根本沒火。他們也只是抱著賭博的心態走那邊，身後的人卻一個勁地跟隨他們，以為有前人的帶領就會安全，他們有想過另一邊才是正確的道路嗎？

我默默轉身，背對他們，走著跟他們完全相反的路，雖然沒光，也沒前人的帶領。但我覺得前面沒警察，這才是正確的路。

經過剛才的豐澤時，我留下一張紙條。

拿走了兩部手機，一部平板，造成影響相當抱歉。

每次犯案後，我們都會留下類似的紙條，算是給前線員工的道歉吧，也幫他們省下點算的工作。

漆黑之中，一個熟悉的男童滿身血污地向我招手。  
唉。

又是你。

我沒理會他，摸黑走了幾分鐘，終於走了出商場。經過Baleno時順便穿起一件襯衫。

沒有警車聲，也沒有記者。

我這才放鬆下來，粗暴地丟掉黏在臉上的口罩。三十多度的高溫帶著口罩實在一點也不舒適。

「喂唔該曬，聽日請你飲嘢。」我說。

「嘿，多謝。」博士的聲音於耳機傳出。

「阿泉呢？搞掂未？」博士問。

「啊.....啱啱搞.....掂。趙死我，我好似殺咗佢地老豆咁.....打份.....工姐，追我九條街，痴線嫁！」阿泉說。

「辛苦曬。」博士笑說。

「OK!咁收線啦，我好鬼眼訓。」我道。

當小偷都快三年了，像今次一樣的驚險情況也遇過不夠五次，精神和身體都快累死了。

「Bye~」

雖然很餓，但我還是先坐車回到家附近才吃飯，免得被認出。

這種情況還是謹慎點比較好。

在家附近的便利店買了杯麵和牛奶，就回到家裡開啟電視。

對,我沒有「偷」,是「買」。

整天偷竊也是很累的。

當然不是為了收看十年如一日的無聊劇集，而是為了確保我們三人的樣貌沒被拍下來。

轉到新聞台，電視沒有立即顯示出剛才的商場,而是正播著幾人互劈的片段。

「今日下午五點,七名懷疑三合會成員於街上持刀打鬥,一死四傷。同一時間,附近醫院正待命嘅護車全部被偷走,唔排除同事件有關,警方已拘捕六人,其中兩人與偷車事件有關。」

唉,活該。

好偷不偷,居然用自己的技術殺人。

「今日大約下午七點，兩名賊人係屯門市中心嘅豐澤偷竊失敗，最後搶走幾部總值近三萬元嘅電腦器材。」主播說。

原來失敗得一塌糊塗也能偷到三萬元。

新聞播出商場內人們疏散的情況。

我吃著半硬的麵條，影響到其他人，我心裡還是有點內疚。



雖然作為造成事件的元兇，我沒資格這樣說。

「咔嚓」

門鎖被打開，走進一個約四十歲的男人。  
我瞄了他一眼，就繼續看新聞。

上一次見他，好像已是兩年前了。

他也只是看了我一眼，接著就像我一樣看新聞。

「現場發現咗一張紙條，警方因此推斷此案與一直以來嘅偷竊案係相同犯人嘅所為。不過警方今次獲得重大進展，現場閉路電視拍低咗兩名犯人嘅照片，相信應該只係中學生。」

不會吧.....

我一抬頭，只見電視上顯示兩張照片，帶著口罩的我倆一左一右地出現在屏幕上，由於是閉路電視的畫面，拍出的照片模糊不清，連唯一露出的眼睛都看不清。

看到所謂的「照片」，我不禁鬆一口氣。

「犯人三年來共偷走超過七十萬元貨物，以往目標多數係大型連鎖零售店，請各店舖加強保安。」

這些店賺少幾十萬也不會死的吧。

「警方指疑犯嚴重觸犯法律，請各界合作，盡快將犯人繩之於法。」主播繼續說。

憑什麼？憑這兩張「照片」嗎？

匆匆吃完麵後，我便準備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經過一整天精神上的操勞，感覺自己都有點神智不清了。

「仔。」他在客廳說。

聽到這個稱呼我就火大，他除了將房子借給我住，還有哪一點像個父親？

「唔好坐監。」他繼續說。

我愣了愣，難道他知道我就是新聞中的犯人？

「嗯。」隨便應了一句，我就倒在軟綿綿的床上，不消幾十秒已失去意識。

### 3.小偷與風紀

「得萬五？新聞明明話有三萬嫁喎！」

在茶餐廳，阿泉瞪大雙眼質問老闆娘。  
所有食客都注視著我們，空氣像被凍結了一樣。

「細聲啲啦仆街，好想比人拉？」博士把他按回座位上。

「啲貨係值三萬，但係你又唔係唔知你地搞到幾大陣仗，依家連啲師奶食飽無屎痾都係度講緊『中學生打劫豐澤』。你覺得我賣啲嘢出去有幾高難度？」她嘆了口氣：「講真，我今次係幫你地，比著其他人都唔會賣啦。係我見識咗你地咁多年先挨義氣咋。」

我們靜了幾秒。

「好啦，就萬五啦。麻煩曬你。」我道。

「你明白就最好啦，不過下次小心啲喇，我唔想下次係監倉見到你地。」她笑說。

「係囉.....有人做做下嘢望女仔，唔係佢我地邊洗偷嘢變搶嘢。」博士不忿地說。

「邊個呀？」老闆娘掃視我們：「阿泉？」

「我都想有得望呀！」阿泉一下子飲盡杯中的水：「我全程對住個死肥佬咋.....」

「姐係你啦。」老闆娘將視線移向我。  
我也故裝平常地移開視線，指著時鐘誇張地說：「哇！得翻十五分鍾，要快啲翻去先得喇！」說完便放低一張剛從另一個食客偷回來的五十元，頭也不回地急步離開。

若走慢半步，被他們合力逼供的話，恐怕今次分到的錢就要被沒收了。

不過我自己也很驚訝，居然會在那種關頭分心。

那女生，好像是我們學校的風紀吧。  
她的眼神，憂鬱得很，臉長得那麼好看，卻掛著那樣的表情，風紀都是這樣多愁善感的嗎？

回神一看，那清秀的五官居然再次出現在我面前。

.....對，她就站在我前方凝視著我。

現在的她的眼神與昨日相比，少了點哀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懷疑及厭惡。

砰砰。

她不會認出我吧？想到這，我心跳不自控地加速。  
我一邊走，一邊注視著她，她卻沒移開目光，一直打量我。

這對視的狀況一直維持著，直至我經過她。

「你.....叫咩名？」她說。

.....我愣了愣，有人會對陌生人劈頭第一句就是問名字嗎？

「我叫.....王良欣。」雖然奇怪，但我還是答了她。  
不過又要被嘲笑名字像女生吧。

「仲唔係你？」她突然瞪大雙目：「琴日個小偷就係你啦？我認得你嫁！」

怎麼她知道我的名字就能認出我？

「吓？咩呀？」這時候當然要裝傻。

「唔好扮嘢啦！一聽你把聲就認得出係你！」她說。

聲？我明明是第一次跟她對話啊。

她繼續說：「不過我都唔想我讀嘅學校出咗個賊仔，搞到以後一同人講我讀邊間，佢地就會話：『哦！有人打劫澤豐嗰間？』」

她頓了頓。

「所以，如果你肯承諾唔再偷嘢，我都可以考慮唔報警。」

我暗地裡不斷考慮，要我改過是不可能的，既然她不想影響學校的形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報警應該只是嘴上說說而已。

不過如果她真的報警，雖然證據不足以控告我，但也相當麻煩，而且可能會對以後的活動造成極大的阻礙。

賭一把吧。

「痴線，都話唔係我，你報警都無用，咁鐘意報警自己報飽佢。」

說完就直接轉身離開。過了幾秒她都沒出聲。  
嘿，果然猜得沒錯，我簡直是個天才。

「喂？999？」她的聲音突然從身後傳出，我心裡一緊。

不，應該只是騙我的吧？

「係呀，我諗我搵到嗰日豐澤搶嘢個賊喇。」

.....



說完就紅著臉低頭，再也看不見她的表情。

「欸.....」我盡力忍住不笑。

「笑咩姐！」她抬頭，五官分明還帶點微紅的臉龐又出現在我眼前。

「無.....無嘢.....哈.....」我邊笑邊說：「乜風紀都會玩手機嫁咩？」

「就係喱個問題囉，風紀玩手機，分分鐘風紀都無得做。而且.....無咗手機會好麻煩。」

「唉呀低頭族.....」

慢著,她沒手機，那剛剛怎報警？

我連忙看一下她雙手，均是空無一物。

「係呀，其實我無打過電話，因為都無電話。」她俏皮地跑走。

臭三八。

也不知該生氣還是該笑。

放學後我打算找阿泉和博士消磨時間。

「就黎學界，要練波。」

「聽日有測驗，要溫書。」

我無事可做，就直接回家，發覺已經看不見他的蹤影。  
又什麼都沒說就走了。

隨便洗了個澡，換件衣服就到了附近的網吧。

撐過幾小時，終於到了晚上七時。

我到了學校後門一個沒閉路電視的地方，環視一周，發現她正蹲在學校正門附近的草叢，被校工死死地盯著。

但顯然她不知道，還不時偷偷張望。

我暗暗偷笑，她到底想幹什麼。

我走到她身邊拖起她的手：「係人都知你黎偷嘢喇，過黎啦。」

她四處張望，終於發現了盯著她的校工，於是跟著我回去後門的鐵閘。

「但係可唔可以放手呢？我唔想比個賊仔拖住。」她看了看我倆牽著的手。

「幫緊你補鑊咋，啱啱情況唔拖住邊自然，信我啦，經驗。」

她懷疑地瞄了我一眼，道：「都唔知係唔係……」

當然不是，只是我隨便找個藉口牽她的手。

「話時話，你點知我就係個日個小偷？只係睇樣應該認唔出，我個日又無講過嘢……」

「你有講嘢呀。」她打斷我：「比人發現個陣，你講咗句『仆街』。」

……唉，失敗。

「估唔到風紀都講粗口。」我笑說。

「句粗口唔係我講，係你講嫁。」她狡辯。

「好啦好啦，我講嫁。」

她沒再說話，也許是想不到該怎回應，也許……是和我一樣正享受現在的時光。

「係喎，識咗咁耐都唔知你叫咩名添。」我說。

這樣牽著手聊天，就像情侶一樣。

哈。

「咩叫識咗咁耐，同你好熟咩？」她丟開我的手。

如果對話再甜蜜一點就更好了。

難道給她的第一印象太差嗎。

「好！就喱度入啦。」我抬頭看著約二米半高的鐵閘。

「喱度？」她也跟著我抬頭。

「係呀，得喱度無閉路電視，雖然校工可能會望到，但動作快少少應該都OK嘅。」我道：「你部電話咩樣嫁，同埋比邊個沒收？」

「梁sir囉，禿頭個個。部電話有個淺藍色機殼。」

……怎麼又是他。

我自信地一笑，道：「淺藍色……得，一定幫你拎翻，係度等我。」我自信地一笑：「下次見我就會帶住部電話出黎。」

說完就退後幾步，一躍攀過有我身高兩倍的鐵閘，接著以翻滾減低衝力，頭也不回地走進學校。

其實這高度不翻滾也不會受傷，不過她正看著我.....哈!當然要帥氣點。

雖然跳得沒阿泉高，但作為小偷，基本的身手還是有的。

這時在學校的人除了我，就只有那校工，閉路電視也只有數個，所以我輕鬆地到了教員室門前。

我伸手去開門。

「咯嚟」

.....

不會吧。

「咯嚟」

不會鎖住了吧。

「咯嚟」

「咯嚟」

唉。

我象徵性地翻了一下口袋，果然沒有鐵線之類的東西，我只好死死氣地回到外面。

她立即雀躍地迎向我，像小孩子發現聖誕老人一樣。

「點呀？搵到喇？」她張大眼睛問。

「呃.....你有無髮夾？」我尷尬地道。

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邊說邊除下頭上的髮夾：「都唔知邊個話下次見佢就會帶埋部電話出黎.....」

我裝作沒聽到那句話，笑呵呵地回到教員室門前，拿出剛才她給我的髮夾。

髮夾上，除了淡紫色的條狀波浪鐵線，最吸引眼球的，莫過於貼於在髮夾上的Melody公仔。

我暗暗偷笑，都幾歲了，還帶著Melody髮夾。

我細心地將melody拆下放進口袋。用剩下的鐵線放打開門鎖。

一開門，漆黑的房間嚇了我一大跳。

本來還想戲弄一下死禿頭，結果匆匆找到她的手機，我便離開這陰森的教員室。我實在不想在這房間多留一秒。

「叮-----」她的手機傳出一下清脆的聆聲。

我反射性地一看。

居然是第七百六十五個來自個叫「煩膠」的人的信息，我這才發覺我偷看了她的手機，連忙把屏幕關掉。

不過既然都拿到她的手機，至少也要取到她的電話號碼吧。

她的手機沒用密碼鎖，於是我用自己的手機儲下了她的號碼。

「搞掂喇。」攀過鐵閘後，我神氣地對她說。

「唔該你啊！」她馬上接過電話。

「哇！」她驚呼一聲。

我已經猜到嚇到她的是什麼。

「成七百幾個信息，邊個黎嫁？」我問。

她瞪了我一眼。

我連忙解釋：「拿.....個芒自己開左，你部電話又無鎖，我先唔覺意睇到咋.....」

她聽後嘆了口氣，冷冷地道：「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我還是不死心地再確定一次。

「係呀，男朋友。」她再說一次：「所以你唔好諗住親近我喇。你幫我拎翻電話，我會守信用唔報警，我地再無關係，再見。」說完她就直接離開。

是我主觀的感覺嗎？怎麼她談及她男友時沒有一絲喜悅。

我追了上去，說：「嘿，有男朋友關我咩事姐，有男朋友都可以識新朋友姐。」

她沒回話。

「咁到底你叫咩名姐？」我追問。

「陳依雪。」她冷冷地說。

嘻，終於知道她的名字了。



「係唔，你部電話做咩唔set密碼嘅，唔覺得好無安全感咩？」

她頓了頓，道：「都唔知用咩密碼好。」

「你唔係有男朋友咩？set做佢生日咪得囉？」

她搖搖頭說：「佢生日唔稱得我放落手機。」

我想到發了七百多個信息給她的「煩膠」，再配合這句話，就知道他們的關係絕非一般情侶。

也是說我還有機會吧，哈！

我再沒說什麼，靜靜地陪她坐車回家。

「話時話，你住邊？」我問。

「東涌。」

.....真不巧，我住屯門。

我暗暗摸一摸在口袋裡的melody。

「啱囉，我順路。」

## 4.籃球比賽

「各位同學----唔該靜一靜！」肥蝦站上班房中間的桌子大聲說。

班上同學無論玩手機的，睡覺的，甚至在賭錢的，一聽到他的聲音就馬上靜下來留心聽。

倒不是因為他是我們班的領袖之類，只是因為他好像有黑社會背景，就算不知信息是否準確，但平時大家都不會逆他的意。

其實看上去，他完全不像個黑社會。

長得擋住視線的冬菇頭，黑色粗圓眼鏡，再加上他不討好的五官和大肥肚，外表上只是個宅男。

「我呢.....諗住呢.....搞一個班際籃球比賽。」他繼續說。

班房裡靜了幾秒，隨即爆出一陣掌聲。

「好呀！喱個活動好有意義！」

「咁都比蝦哥你諗到，係掂嘅！」

「其實我一早想搞翻個咁嘅活動，終於蝦哥幫我搞埋，我舉腳讚成！」

整個班房裡，真正不知他們內心所想的，應該只有肥蝦一人。

籃球比賽，應該只是包括我們在內的三班陪B班練球的活動吧。

雖然全級像阿泉一樣的運動超人不止一個，但無論男籃球隊和女籃球隊的人都集中在B班，所以我們的勝算可是說是零。

「好啦，咁就決定係今晚啦！」他繼續說。

「今晚咁突然？傻架？」一個同學衝口而出，但馬上已察覺自己失言：「如果你唔係傻，點會對大家咁好呢？」

肥蝦聽後笑瞇瞇地說：「嘻嘻.....你唔洗讚我喇，不過我都知大家放學後好忙，我都唔勉強大家。不過如果大家黎參加，贏咗嘅話會有獎勵！」

他停下來掃視大家，故弄玄虛。

「贏咗嘅班別全班都會獲發一張『約會卡』，只要用喱張卡，就可以係你打贏咗嘅班別裡面揀一個同學，同佢出街！」

班房內靜了幾十秒，也許這件事太離奇，大家需要時間消化。

接著又爆出一陣歡呼聲，不過這次，感覺到大家都是發自內心的。

「我愛你呀！蝦哥！」我大叫。

是的，這種天馬行空，無無聊聊，不設實際的活動，只有他能想出來。但也正因為他是肥蝦，所以這種活動的獎勵才能實現。換著是別人舉辦這活動，別班的女生會理你才怪。

我立即拿出手機，傳了個信息給陳依雪

我：你咩班？(我係賊仔)---14：59

等了一會，「叮叮」的聲音環繞我身。  
拜託.....不要是B班.....

依雪：咩係學校開電話(𠵼emoji) 同埋點解會有我電話 ---13：00

你也不是沒關手機嗎？

我沒理會她後面兩句。

我：OK，揀定衫同我出街啦---13：00

收起手機，發覺已有一埋人圍著報名表，好不容易才躋了進去。  
不出所料，與其他班比賽的出戰名額已爆滿，唯獨與B班的比賽還剩幾個空位。

我寫上我和阿泉的名字，見人數不太夠，就把博士都填上去。

我看了一下出戰的陣容,除了阿泉外,運動最好的居然是我。

「好似雞蛋撞石牆咁.....」博士說。

「嘿,咁先有挑戰性嘛,打啲贏硬嘅比賽邊好玩嫁。」我說。

「當我地傻架？」阿泉冷冷地道:「個女仔係B班架？」

我尷尬地點頭。

他們也頻頻點頭。

「嗯.....OK。包係我身上,一定幫你打贏」阿泉拍拍胸口。

他答應得這麼爽快,我怎麼覺得有點不對勁。

「二百蚊,包贏。」博士攤開手掌。

.....要不是有求於他們,我一定打死他。

「一百。」我討價還價。

「無得傾,二百。」阿泉堅決地說。

我一咬牙,道:「百五,一係唔好打。」

這時候當然要嚇嚇他們,讓他們怕我真的不給他們錢。

「好啊,咁唔打囉。」他們轉身就走。

.....

「對唔住兩位大佬,二百就二百啦。」

「講笑咋。唔通唔比錢真係唔幫你咩。」阿泉笑說。

「免費,但係都包贏。」博士說。

我真的有點被感動了。

「我愛你地呀!咀啖先!」

以後的幾節課,我們班幾乎沒人聽課,大家的心早已飄到球場,或是在想像與自己的男女神甜蜜約會的情境。

其實不止我們,應該中五級一百多人的心都在計劃比賽時的戰術。大家甚至比期考更重視這次的比賽,畢竟關乎自己的終身幸福。

沉醉於幻想中,放學的鐘聲比平時早了很多響起。

由於我們與B班的比賽還未開始,我們三人躺在場邊看球賽。

看著場上的人各種敏捷的過人,跳投,上籃。

我們真的能贏過他們嗎?

不過令我驚訝的是,B班和他們的對手打得勢均力敵。

你一球我一球的,誰也沒法拉開比數。

看來不少球技精湛的人平時也很低調,但再低調的人也抵擋不住這比賽的「獎品」的誘惑。

對於我們這些觀眾實在是個好消息。

「其實場波都幾好睇啎。」我不以為然地跟阿泉說。

「係囉,仲以為B班會一面倒贏曬佢地添。」他道:「咁搞法真係唔知邊個打贏.....」

「係呢。」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諗住約佢去邊?」

「好似講到一定贏咁。」我一笑置之。

「唉.....諗下姐,唔諗邊有動力打。」博士道。

我想了想,好像也對。

「相信應該可能大概會約佢去大澳啊.....南丫島嘅地方囉,夠少人。」我傻笑:「不過都係同佢熟啲再算啦,佢對我第一印象太差。」

「吓?唔通你第一次見佢就行為不檢?」阿泉問。

「你阿媽就行為不檢!」我瞪了他一眼:「佢知道我就係豐澤個小偷呀。」

說到這,我不禁嘆了口氣。

若不是以這種方式相遇,若是更浪漫,更特別的地方,應該可以省略很多過程吧。

「噢.....」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同情。

「阿欣,咁你都係算把啦。」博士說。

「痴線,算乜嘢。依家仲要有啲張卡,仲唔係天助我也?」

他們對視一眼,道:「好似講到一定贏咁。」

「唔諗邊有動力打。」我學他們說。

「嘩---」不經不覺,比賽結束的哨子聲響起。

看了一眼記分板,結果出乎所有人之外。

A班以幾分之差擊敗了B班。

場上爆出一陣歡呼聲,好像他們已經得到女神歡心一樣。甚至有人取到獎品後,立即向B班的觀眾席衝去。

看到他們興奮的模樣,我也不禁為他們高興。拼命贏得比賽,跟女神約會,多麼美好和青春的一件事啊。

「同我出街啦陳依雪!!!」

衝向B班的那人突然大叫,令我剛的感動都收起來了。

只見欣心正不知所措地站著,而她身旁的朋友卻一個勁地將她推向那男生。

死八婆,推什麼?

我從地上站起來,走到他們身邊,習慣性地環視一眼。

啊，被發現了。

人群中，一雙驚恐的眼睛正仔細地觀察我的一舉一動，是我永遠不想擺脫的閉路電視。

我將那男生視如寶物地放在口袋的卡取走。  
本來圍觀的人就很多，我這樣輕輕地經過根本沒人會留意。

「我用喱張約會卡，請你今晚同我出街啦！」說完他就伸手入口袋探了個半天，動作就像是變態色魔一樣。

「啊！！！去咗邊啊？」他絕望地大叫。

抱歉了，這張卡不能還給你。

那雙眼睛由傍惶回復平靜，我拿起那張卡，向她做勝利手勢。

她「撲」一聲地笑了出來。

蝴蝶於花間吸滿養份，離開那供給她一切的小花蕊，在空中飄泊，最後停在依雪頭上。花蕊因為失去養份而化作塵土，等待下個自投羅網的花。沒人會怪責蝴蝶，因為蝴蝶夠美麗。

欣心雙眼眯成一線，劉海與馬尾隨風而左右擺動。雙頰的酒窩深深地埋在皮膚下，像個旋渦，一不留神就會被捲進不知是風平浪靜，還是波淘凶湧的世界。

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她笑.....  
真美。

突然一盤混濁的墨水狠狠地潑在這幅風景畫上。

「啊啊啊！」他依舊在大叫，忽然爬起來捉住依雪的手：「唔緊要啦，總之我贏咗，你同我出街啦！」

喂喂喂，女神的手是你可以隨便碰的嗎？

剛才美好的風景消失得無影無蹤，她再次變得不知所措。

「唉.....連張啱啱拎到嘅卡都可以整唔見，你都唔係好在乎姐。同埋你見佢都唔想同你出街，算把啦。」我在人群中，像個路人甲一樣發言。

他聽後瞪向我的方向，我立即躲到人群後方。

「係囉.....」

「咁重要嘅嘢都可以唔見，你又真係唔抵幫嘅。」

「人地都唔想同你出街，無謂強求啦。」

人群傳出各式各樣的評論，看他好像快哭了，一聲不響地跑走。

其實他真的好可憐，辛辛苦苦努力得來的成果居然被偷走，女神不喜歡他，還被圍觀的人指指點點。

不過也沒辦法，誰叫他跟我喜歡上同一個女生。

任務完成,我回到剛才的地方坐下。

「好型呀!!!」阿泉嘲笑我。

「唔洗讚我,我會畀嫁。」我笑說。

「不過呢.....」博士說:「我諗你都唔止要偷一次。」

「點解呢?」

「你睇下B班啲女,再望下你女神。你覺得同B班比賽嘅人多數係為咗邊個。」

.....好像也有道理。

「是但啦,黎一個偷一個。」

「你慢慢偷啦,我去買嘢飲先。」博士站起來。

「我又去,坐到腳都痺埋。」阿泉道。

「幫我買埋啦。」我懶洋洋地伏在地上。

「自己買啦,一陣又唔比翻錢我。」阿泉說。

「唉.....」我慢慢地爬起來,說:「食屎仔。」

## 5.雞蛋與高牆

「阿姨,要包檸檬茶。」依雪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我轉頭一看,她也帶點錯愕地看著我。

看台上,我與她看著球賽,並肩而坐。

良久,她打破沉默,不屑地瞪了我一眼,道:「又偷嘢。」

不過語氣中沒有絲毫怪責。

「嘿,如果我唔偷,可能你依定同緊個個癲佬出街喇。」我喝了口可樂。

「你又知我唔想同佢出街?」

「咁我比翻張卡佢囉。」我站起來。

「喂喂喂!」她拉著我的手,低著頭說:「坐低啦。」

看到她這表情,我也發自內心地笑了。

再次坐下,她安心地呼口氣。

又過了一陣子,她問:「其實你點解咁想贏個比賽嘅,你唔似係熱愛運動嗰啲人啲。」

我不以為然地瞄了她一眼,道:「你知架。」

紅暈立即佈滿她蒼白的臉,她隨即將視線轉向球場。

「但係我有男朋友喇啲。」

「關我咩事。」我攤攤手:「傻嘅都知你地唔係普通情侶啦。」

她聽後捂著嘴說:「真係咁明顯咩?」

「其實唔係。」我笑說:「我都係睇咗你手機先估到。」

她瞪了我一眼:「死賊仔。」

「其實你地.....」說到一半,我便被她的表情嚇到。  
又變回在豐澤時的模樣了。

「無嘢喇。」如果她想說,總有一天會告訴我的吧。



我看差不多要上場了，問：「不如我問定先啦，如果我真係贏咗，同我出街會唔會好難為你先。」我說：「廢事我變成第二個癲佬。」

我依舊盯著球場，從使現在是暫停時間，場上空無一人。

她很久沒回話，我不敢看她的表情，也不敢聽她的答案。

「曄---」哨子聲響起，意味著我的比賽要開始了。

「應該.....會好過嗰個癲佬嘅。」

居然拿我和他比較，我都快哭了。

我站起來，一口氣喝盡可樂。

「咁你諗定同我去邊啦。」

「痴線，講到自己實贏咁。」

我沒回話，可以的話我也想回頭帥氣地說一句「真係贏硬。」。

但我實在沒信心。

盡力吧。

一站上球場，強大的壓迫感立即將我活埋，對面的籃框遙不可及，一個個對方的球員張牙舞爪，彷彿換了個人，已不是以往認識的同學。

反觀我們這邊.....唉。

一個「唉」字已經總結一切。

也不是我們太瘦弱，只是對方太強壯。

「估唔到真係雞蛋撞石牆.....」阿泉笑說。

「真係估唔到咩？」博士說。

「唉理得佢，企得上黎就唔好怯。」我閉上眼深呼吸，冷靜自己：「怯，就輸足一世！」

「嗯。」

「話時話，你幾時學識講呢啲嫁？」阿泉問。

「呃.....」我抓抓頭:「其實係睇戲學翻黎嫁。」

「車.....」他們不約而同地鄙視我。

雖然被鄙視,但放鬆心情的目的卻達到了。

「開波喇,上去啦。」我推阿泉。

跳球的話,當然是派出他,畢竟能跳三米高的人全級也不夠兩個。

「曄---」球賽伴隨哨子聲響起,兩隊的主將在空中交會,結果理所當然是阿泉贏了,球精準地落在我手上。

反應跟上了,但我也不知具體要做什麼,只好將球回傳給最可靠的阿泉。

但阿泉位於球場的中心被幾個對手包圍,對方主將一落地,就球偷走,突破蜘蛛網般脆弱的防守,上籃,得分。

唉。

雖然間中也有跟他們到街場打籃球,但那種籃球和現在的卻是兩碼子的事。

「識唔識打嫁廢柴,不如你死埋一邊啦,唔好等對面打多個。」我方一個同學說。

不論在專題報告,LOL,還是球類運動都總會有這種人,我早已習慣,索性無視他。  
反正一從一開始就抱著不理他們的心態報名。

再次開球,我把球交給阿泉,球一接觸到他,他就一個人衝向對方的半場,只用幾個假動作就將所有球員騙倒在地,抓住球起跳。

「噙!」

現場爆出一陣歡呼聲,也許大家也沒想過自己的學校有人可以入樽。

從拿到球到得分,只花了不夠十秒。

這種技術,不論看過多少遍還是會覺得驚訝。  
還好他是我隊友。

他回來防守時還不忘拍拍我的屁股,說:「靚波。」

.....我只是把球傳了給你,什麼都沒做啊.....

也許防守時,我的功用會比較大。

對方的球員不慌不忙地邊帶球邊指揮隊友跑位,找機會突破防守。

要是在街上遇到這樣的人,要抄走他的球根本輕而易舉,但現在一舉一動也受注目,

就算速度快如阿泉也只能人盯人。

我躲在我負責防守的球員背後,讓他們以為有機可乘。

帶球的球員見狀,立即將球傳向我的方向。

我從他身後伸出手,將球穩穩接住,再往前做個假動作,突破防守球員後不慌不忙地上籃。

他們開球,但位置離我很近,自然反應下,我再次偷到球,得分。

六比二。

「都唔係好雞蛋姐。」我笑說。

博士冷笑一聲,道:「你以為啦.....校隊嗰,邊有咁易贏。」

話音未落,對方球員便直接衝向我們其中一個隊友,撞開他上籃。

居然只打了幾球就能臨時改戰術,果然能當上校隊不是僥倖的。

連我這行外人都看出這戰術的意義了。

放棄找機會,索性自己制造機會突破。對於其他隊伍,這是個愚蠢的行為,但對於我們卻是最有效的戰術。

「烏鴉口.....」博士說:「拎個波黎!」

他接到球後,死死地盯著籃框好幾秒。

我在他臉前揚揚手,不解地問:「做咩呀?死咗?」

他煩躁地撥開我的手,說:「妖死開啦,又要計過。」

隨即又停了幾秒,不過這次我不敢再打擾他,因為我大概猜到他想幹什麼了。

「喂做.....」那個垃圾又想講話,我和阿泉連忙上去捂住他的嘴。

大師運功時,閒人怎可打擾?

又過了幾秒,他將球丟出去。沒有任何投籃動作,只是把球丟出去。

球在空中劃出個大弧線,越過整個球場。

「唰。」

.....

幾秒後,大家才懂得反應,全場都為他歡呼。

「好型呀!!!!!!」我和阿泉大叫。

「點做到嫁?可唔可以教我?」阿泉問。

博士冷笑一聲,道:「講你都唔明啦,你Physic幾多分?」

他聽後默默走開。

哈,自取其辱。

比賽再次開始,對方球員帶著球衝向我,上籃。

不會真的無計可施吧.....

我跟著他起跳,也許力量比不上他,但高度還是比他略勝一籌。

在球離開他的手的瞬間,我快速將球拍走,但同時與他碰撞,在空中沒機會給我穩住重心,所以我直接被撞飛倒地。

這麼狼狽的時候當然顧不了落地,直接用後腦親吻地板。

背部和雙手傳來劇痛。

活動一下手腳,傷口有點大,還好只是皮外傷,沒什麼大礙。

球場上傳來歡呼,看來是得分了。

照這個勢頭,能贏!

## 6. 贏

「喂你.....無事呀嘛？」依雪的聲音於我耳邊響起,嚇了我一大跳。

「哇你做咩係度嘅?」

眼見對方球員在阿泉極力防守下來勢凶凶地向我推進,估計兩人都不會留意突然闖進戰場的矮小女生。  
我只好輕輕將她推到一旁。

眼睜睜看著對方上籃。

「不如唔好打啦.....」她盯著我還在冒血的傷口。

我沒說話。

她嘆了口氣,貼了塊膠布在我手肘的傷口上。

但膠布不夠大,有一半的傷口都被有膠水的部份黏著。本應令痛楚更強烈,我卻像是被治癒了一樣,感到無比舒適。

「唔該曬。」我笑著說,隨即回到球場參與進攻。

說是參與,其實也只是阿泉閃電般的個人表演,根本沒用得上我們的地方。

不過她是在擔心我嗎?嘻嘻。

發了一陣子呆,對手居然已經越過我了。

他站好在三分線外慢慢瞄準。

貪心?

我猛地跑向他,從後起跳,在他舉起手的瞬間將球拍走。

行了,除下的等阿泉自己搞定吧。

衝力大得令我站不住腳,再次向前仆倒。

還好這次沒有和他碰撞,所以我能輕鬆以翻滾減低衝力。  
不過令舊的傷口變得更深,那張膠布也磨掉了。

正打算回到前方,一隻柔軟的手拉住了我。

回頭一看,是依雪。

「哇你行到咁近睇嘅?想睇真啲我個靚仔樣?」我笑說。

但她沒回話。

「不如你唔好打啦.....」她再次說。

「唔打邊有得同你出街。」我說:「放手啦,我成身汗。」

未得她回應,我便偷偷溜回球場。

為了能與你約會,這些皮外傷又算什麼。

對方球員再次像頭蠻牛一樣衝過來。

唉.....真的玩不膩啊.....

「得喇我同你出街喇!唔好打啦!」

我馬上退開,任由他得分。

回頭一看,依雪的臉紅得像一碰即爆的炸彈一樣。  
全場都沉默了,每人都在留意我倆的一舉一動。

「你.....講咩話?」我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話會同你出街呀,聽唔到就算!」她說完立即轉身。

我連忙拉住她,說:「聽到,聽到!等多我一陣,打完就過去搵你!」

「吓?仲打?」

「嘿,體育精神嘛。不過會小心啲嫁喇,唔洗擔心我。」

「邊個得閒關心你.....」

再一次回到球場,他們兩人立即迎了過來。

「點呀?咩事啫?」阿泉問。

「佢話同我出街啊!」我大叫。

全場爆出一陣歡呼聲,看台上的依雪尷尬得將自己的臉埋進書包裡。

「咁姐係唔洗打啦?」博士問。

我點頭。

「好耶！」阿泉好像比我更興奮：「劫死我。」

「跑兩步就話劫，依家啲後生仔真係……」我笑說。

「係喇係喇，至精神係你喇，打波啦。」

接下來的比賽是對方一面倒的得分，防守時我們讓出一大條路，進攻時則在亂射三分。最終比數是十二比六十七。

「屌你老母臭化西，鬼唔望你地全家仆街含撻死。」那個垃圾當然有怨言。

「算把啦你，十二分都係我地三個拎，如果唔係我地，你比人炒蛋啦。」阿泉說。

不過無論他怎問候我家人，也無法影響我此刻興奮的心情。

比賽一完，我立即尋找依雪的蹤影，最後在球場的出口找到她。

「諗好去邊未呢？」我問。

「未諗啫……」她皺著眉問：「你有無好主意？」

「嗯……」我想了幾秒

「上我屋企先。」

她聽後用看變態的眼神看著我，眉頭皺得更深。

我尷尬一笑，道：「唔係呀，咁你都要比我沖涼架。」

「係啫。」她笑說：「你住邊？」

「格離咋。」我指了指球場附近的一幢公屋。

「哦……」她若有所思的點頭。

「唔係啫！」她突然說：「你之前送我翻屋企又話順路嘅？」

「唔順路咩？都係要搭西鐵姐。」我裝傻。

「係呀，好順添。」

聊著聊著，不知不覺已到了我的家。

她好像已接受了我這個小偷朋友，那燦爛的笑容也愈見愈多。

「當自己屋企得嫁喇。」她邊說，邊跳上沙發。

這裡不就是我的家嗎.....

「哈.....」我傻笑:「雪櫃有嘢飲,要開冷氣就隨便開啦。我沖涼先。」

.....

從浴室出來,一陣清新的涼意立即包圍我全身。

依雪躺在沙發上,一手拿著可樂,一手拿著x-box的控制器。由於她是平躺的姿勢,校服緊貼她的身體,從側面看,曲線表露無遺。

我盡量忍住不看她。

她一看到我,立即便回正常的坐姿。

「欸.....」我忍不住笑,雖然我不介意,但第一次到別人家就這般不客氣的女生我還是頭一次見。

「笑咩啫.....」她臉有點紅。

「無,無嘢。」

我坐在她身邊,發覺她正想開啟我的遊戲機。

「估唔到你屋企都幾正常,我仲以為會放滿臟物嘅添。」她邊說邊四處參觀。

「你到底對我有幾大偏見呀.....」我笑了。

但我當然沒告訴她,除了沙發和床等比較大型的物品,其餘的東西都是偷回來的。

她走進我的房間,反正也沒什麼不能給她看見,我就任她自己轉轉。

「哇!居然有對講機?要黎做咩嫁?OVER OVER!」她拿著我的對講機走到我身邊。

「第一次見嗰陣我咪帶住個耳機嘅。」我說。

「哦.....」她點點頭:「原來偷嘢嗰陣用嘅。」

「其實呢.....」她說:「點解你會做一個小偷嘅。」

我想了想,還是覺得不要繼續此話題,畢竟也不是什麼光彩的行為,於是開玩笑地道:「巴閉囉,英雄主義,疊馬囉。」

她聽後大笑:「乜鬼嘢黎嫁。」

「你無聽過咩?陳浩南嗰。」我繼續說:「你啤咩呀,隻揪咩,揪我咩!黎咩!」

她笑得說不出話來,我安心了,但同時也對自己不爽。



我希望她對我說更多關於她的事，但我自己也沒打算將我的事告訴她。

真失敗。

「哈哈哈哈哈.....」她還在笑個不停。

「有無咁好笑呀，你無睇過古惑仔咩？」我好像被她傳染了，連我也有點想笑。

「哈.....」她擦乾眼角的淚水，說：「無呀，阿媽都唔比我睇喱啲嘢，我連機都無打過呀！」

「機都無打過？咁你平時點減壓嫁？」我驚訝地問。  
作為一個每天至少花三小時在遊戲上的宅男，我很難相信有人從未玩過電子遊戲。

「無呀，喊囉。」她故作若無其事地說：「喊完就無事嫁啦。」

「唔得喇，我今日一定要比你體驗到打機嘅樂趣。」我拿出一疊遊戲碟：「揀一隻，我陪你玩？」

「我真係唔識嫁啲，唔好嫌我玩得廢啲。」

哪有會嫌女生玩得不好的男生？

「唔緊要啦，最緊要開心姐。」

「好啦！」經過一輪精挑細選，她抽出一隻喪屍遊戲：「就喱隻啦。」

「吓？打喪屍嫁啲，你驚唔驚嫁。」

「驚咩啫，又唔會走出黎嘅。」她輕描淡寫地說。

呵呵，你會後悔的。

開啟遊戲後，一隻隻遊蕩的喪屍出現在屏幕上，幽怨的歌聲作為背景音樂不斷在播。  
老實說，我自己一人時也不敢玩這遊戲。

依雪全身一震。

「驚咩啫，又唔會走出黎嘅。」我學她說。

「邊個話驚啫。」

「洗唔洗轉game呀，仲未開始啲。」

「唔洗！」她深深吸口氣。

「呵呵.....好啦咁。」

進了遊戲後,我倆的角色面對面。

「喱個制係開槍,不過小心會.....」

「砰!」

話都未說完,她就在我肚子上開了一槍,血量立即下降了七成。

你是故意的嗎.....

「係呀就係咁開槍,不過小心會打到隊友.....」我說:「第二個制係出拳,可以推開啲屍.....」

「咁。」

說完她就往我臉上打了一拳,扣掉我餘下的血量,我的人物直接倒在地上。

.....

「咦?你做咩死咗嘅?」

如果她是阿泉或博士,我一定殺了她。

「你打死咗我.....」

她聽後大笑:「係咩?嘆.....你咁廢嫁,比個玩咗唔夠五分鐘嘅人殺咗。」

「係你勁姐。」

「嗚.....」一聲淒厲的叫聲打斷了我們的對話。

「咩聲呀?」她問。

我故裝凝重,說:「佢地黎喇。」

一說完,一群群焦頭爛額的怪物便從四方八面湧來,很快就佔據了整個屏幕。

「點算呀?」依雪不安地問。

「好似殺我咁殺曬佢地囉。」

她聽後就開始攻擊那群喪屍,但它們怎會像我一樣站住不動任她打?

「哇!!!」

不消一會,她就和我一樣倒下了。

平靜呼吸後,她抬頭對我說:「好啦,轉game啦。」

「哈哈……。」

於是我又拿出一大疊遊戲光碟讓她挑。

「喱隻啦！」

我接過一看，是隻跳舞遊戲。

將光碟放進遊戲機裡，我便放下控制器。

「喱隻唔洗用手制嫁。」我說：「但其實我都無玩過，唔知點玩。」

跳舞遊戲……若她一不小心，跌在我身上……

嘻嘻。

「係喎。」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我連忙收起猥瑣的表情。

她繼續說：「我整到你屋企咁亂，你父母翻到黎會唔會唔高興嫁？」

……我頓了頓。

「佢地唔會翻黎嫁。」

「吓？點解嘅？」她用圓碌碌的眼睛看著我。

其實我真的不想答。

若像剛才一樣忽悠過去應該不難吧。

但我不對她誠實點，她又怎會對我敞開心扉呢？

「阿媽好早就死咗，阿爸成日都唔係屋企，或者喱度唔係佢屋企。」我若無其事地說。

談及我媽時真的沒特別感覺，沒聽過她的碎碎念，沒吃過她煮的飯，沒看過她的臉。沒有憎恨也沒有遺憾，或想念。

至於那個混蛋，一說到他我就火冒三丈，縱使我極力保持冷靜，但她也應該能看出有異樣。

「噢……」她不知該如何反應，只好這樣表達。

良久，我擠出一個常用的笑容，說：「肚餓未呀？不如食咗嘢先玩？」

原來已經九點了。

「好啊。」她看了一眼時鐘：「有咩好介紹？」

「咁就真係考起我喇。」我笑說。

平時自己一人時都是普普通通地在便利店吃，而一大堆男人一起時，吃的都是雞煲、火鍋之類的。

我怎知道和女生一起該吃什麼？

「咁我揸主意啦。」她想了一會，隨即揚起嘴角。

「不如去食K-Buffer?」她說。

「吓？咁突然？」

「平時都無人陪我唱，反正今日平日，有得食又有得玩，淨係食嘢都抵曬啦！」她說：「仲有，去唱K你就偷唔到嘢。」

「唔係喎，你會唔會偷咗人地支咪翻黎嫁？」

「痴線.....你當我咩人呀？」我笑了。

「噃，講笑姐。」她拍拍我的肩：「咁行啦！Let 's~~Go!!!」

還好她這麼有主見，不然在晚餐的問題上又要想上半小時了。

回神一看，她已跳了出門。

我笑了。

怎麼與剛認識她時分別那麼大。

「Let 's~~Go!!!」

## 7.信任與付出

一路上，她跟我談了很多。

「你知唔知上次聖誕聯歡會，我見到條友比人塞啲粉筆紙巾入個口度，真係笑死我，哈哈.....」

「嗰次我係學校地下當值，有人將醋當做豉油落係啲燒賣度呀！哈哈.....」

有好幾次，我差點忍不住想問她男朋友的事，還好最後都忍住了。  
如果我真的問了，就算她答了，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她整晚的心情都會陰陰沉沉。

若她想說，我總會知道的。

「咁！」

我放下手機，發現依雪將放滿各式各樣食物的碟放在我面前，而她口裡也早已塞滿。

「好唔好食呀？」我問。

「都ok呀，你試下？」

她拿起一塊薄餅放到我面前。

她的一雙眼睛張得大大的，雙頰被食物撐得脹鼓鼓，整張臉像是個半熟的蜜桃。  
畫面美得令我瞬間呆住了，若是每天起床都能看到此畫面，那有多好啊！

我盯著她，久久不能作出反應。

直至她臉都紅了，我才稍微理解現在的狀況。  
我咬著她給我的薄餅，若無其事地說：「真係幾好食啫，等我又去拎嘢食先。」

走出房間，凌亂的心跳佔領了我的聽覺。  
我摸摸自己的耳朵，熱得像發燒一樣。  
完蛋了。

.....

說是唱卡拉OK，但實際上有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吃東西。其餘的時間，我隨便點了幾首快歌炒熱氣氛，順便搞搞笑，接著依雪就自己發揮，不斷在唱。

聽著她唱歌，不論是視覺還是聽覺也絕對是種享受。

吃夠玩夠，離開時已是凌晨。

交通燈無意義地繼續自己的工作，縱使已沒人在看。  
好像剛下過雨，路上一個個水窪中映著另一條不一樣的街道。

不時還傳出幾聲狗吠聲。

「係啲。」我找依雪聊天，免得她過份不安：「你小學寫『我的志願』嘅時候，寫咗啲咩？」

「做咩無啦啦講啲嘅？」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配合翻你嘛，你諗嘢都成日跳下跳下嫁啦。」

「你就跳下跳下……」她思考了一會，說：「我細個想做社工嫁，係咪睇唔出呢？」

「社工？點解呢？」

她吸了口氣，道：「幫人。」

我笑說：「哇，你擺明Hea我嫁啲。」

「嘻，你理得我啫。咁你呢？你張『我的志願』寫咗咩？」

「哈……你有無諗過，有人嘅志願係做小偷？」

「之前就無嘅，自從我親眼見到有條友係我面前搶嘢……」她不屑地瞄了我一眼：「其實你點解會做賊嘅？」

「你有無諗過，如果全世界每人捐一蚊比你會點？嗰啲人又無咩損失，而你又變咗世上最有錢嘅人。」

我繼續說：「但係有腦嘅人都知啲個方法唔可行。所以我咪諗住迫佢地捐囉，每人偷幾十蚊，唔會對佢地嘅生活帶黎影響，我亦賺到錢生活，何樂而不為？」

她說：「咁你偷得幾多年？十年？廿年？去到你五六十歲嘅時候仲可以爬黎爬去咁偷嘢？」

「嘿……咁六十歲嗰陣就唔係咁偷嫁啦，到時用嘅係經驗。」

在茶餐廳，有不少老前輩，和他們聊天時，也聽過不少故事。

「唉……咁嘅人生邊有意義嫁。」她道：「你死咗之後，乜都無淨。無貢獻留低，又無惡名留低。無人記得你。」

「咁總會有人識我嘅……」我說。

「咁當識你嘅人都死曬呢？」

我無言以對。

她慢慢地說：「其實唔係話一定要好似啲偉人咁名留青史先算係成功，但只少要試過係時間上面留低自己嘅足印囉。我覺得。」

時間.....

她突然抬頭微笑看著我：「聽完之後，有無除咗小偷之外嘅理想職業呀？」

仔細一想，她的話也不是無道理。

如果一生只取基本生存需要，那我的人生應該會挺沒趣。

既然要在其他人心中留下回憶.....

「應該係.....做老師囉。」我說。

「欸.....」她聽後一下子爆笑。

「咩啫，做老師幾好吖，又多假放，得閒又可以同啲學生打下波。」我說。

「你.....你咁嘅成績，做咩老師呀？哈哈哈哈哈.....」

「咩呀？我讀書好勁嫁！」我說。

「點勁法呀？你唔係差唔多包尾咩？」

「話曬我考第一百二十名，全級一百四十人，姐係我都贏咗二十幾人。」我故裝驕傲地說。

「哈哈.....」她一邊大笑一邊打我。

「做老師幾好吖，加油啦！我係B班等你。」

「哈，B班。點入呀？」我說。

要由D班考進B班，至少要進步七十名，而這七十名的差距，不是一時的努力能縮小的。

「你有個目標就入到嫁啦，想做老師，咪以老師為目標不停溫書囉。」

我的目標.....怎會是當老師？  
是在B班的你啊。

「好啦好啦，盡力啦。」我說。

繼續前進，漆黑的街道靜得連自己的心跳與呼吸聲都聽得清楚，帶來幾分陰森。

也許是長年累月養成的本能，我突然感覺到有人正注視著我們，我立即將注意力放在我們旁邊的巷子裡，發覺幾個黑影與我們迎面而來。

怎看都是不懷好意。

「喂。」也許靜了，依雪感到不安，她隨便找了個話題，說：「啱啱都未講完，其實你係咪真係唔可

以唔偷嘢？」

那幾個黑影漸漸化為四人，個個渾身刺青，其中一個更臉色發紫，腳步輕浮。該不會是吸了毒吧？

不過就算不是吸了毒，絕非會跟我們打招呼的善男信女。

「有時偷嘢學翻黎嘅嘢會好有用嫁。」我說。

話音未落，前面幾人就衝向我們。嚇得依雪想往後跑。我立即拉住她。如果只有我一人，一定逃得掉，但依雪就很難講了。

她驚慌又疑惑地看著我。

「打劫，咪撚走呀！」那四人說。。

轉眼間，人已快到我們面前。

她拼命想往後逃，但我緊緊地捉住她。現在不能跑啊。

我看著前方的四人：「你去殺曬佢地，我幫你報警，自衛殺人最多坐幾年。」

「你係咪玩嘢啊？」她快哭了。

「好喇講真喇。」我收起嬉皮笑臉思考了一會。

我轉為看著她：「你留係度，我叫你走你先走。記住未叫你走都唔好走，你跑唔贏佢地。」

她點頭。

那四人亮出刀。

「男嘅拎鳩曬啲錢出黎，女嘅除衫。」四人中，吸了毒的那紅衣人色迷迷地打量依雪。

真想插盲他雙眼。

我摸摸她的頭，說「你信唔信我。」

她點頭。

我微笑：「好，加油。」

一說完，我便往反方向跑，留下依雪一個面對四人。

「哈！你睇吓佢？自己走撚咗唔理你喇！哈哈.....」身後傳來四人的嘲笑。



我聽後回頭到依雪身邊低聲說：「唔好除衫啎。」

未等她回答，我又跑走了。

離開剛才的巷子後，我爬上旁邊的一幢未建好的樓宇，於陽台間穿梭。

本來陽台間的空隙很大，加上我正穿著牛仔褲，所以移動得比預期慢。

大約過了一分鐘，終於回到剛才的巷子，我站在陽台上，居高臨下地望下去。所有人都收起了刀子圍著依雪，但只有那吸了毒的正對她毛手毛腳。

雖然順利到了這位置，但我正豫疑該不該照原定計畫做。因為實在太噁心了。

在我的下方，那人已試圖扯下依雪的衣服。

他媽的。

唉，反正只是噁心到他們。

我解開褲子的拉鍊，對準他們三人。沒瞄準紅衣人，免得濺到依雪。

淡黃色的水柱伴隨「淅瀝淅瀝」的水聲灑在四人頭上。他們起初是疑惑，後來發現了陽台上的我。

「屌你老味！夠薑落黎咁仆街仔！」

「好呀！」我說。

接著便一躍落在他們後面，由於陽台也不太高，我翻滾減輕衝力，再順勢用離心力將兩人絆倒。

突然手臂傳來一陣刺痛，我用盡全力的力氣，一拳打在餘下一人的臉上，他悶哼一聲後立即倒地。

回神一望，發現手臂上已出現手掌長的血痕。

唉，打架果然阿泉會比較合適。要是他們兩個在的話，事情就好辦多了。

我數了數地上的幾人。怎麼少了一個？

原來那紅衣人仍沉醉於自己的性慾，根本沒察覺這邊的打鬥。我衝過去一腳將他踢開，用旁邊的垃圾桶蓋套住他的頭，再狠狠地踩了一腳。

「帶套安全啲呀柒頭！」我忍不住再補一拳。

回到依雪身邊，我蹲下問：「無事嘛？」

她搖頭，但好像還是驚醜未定，全身不斷顫抖。

我整理一下她的衣服，說：「好喇，無事喇。你走先啦。」

「記住唔好報警啫，我唔方便。」我尷尬地說。

她似懂非懂地站起來，望著一地開始爬起來的人，好像終於明白現在的狀況。

「你洗唔洗踩兩腳先呀？」我指著地上的紅衣男。

「緊係要啦。」

她提高右腿，「呸」一聲地踢在他下體。痛得他縮成一團痛苦呻吟。

這場面令同為男人的我也倒抽一口氣。  
所以說，任何時候都別得罪女人。

「好喇，你要走喇，佢地差唔多起身喇。」我說。

「咁你呢？」她問。

「我OK嫁，陣間Whatsapp你啦。」

她還是狐疑地看著我。

「真係得嫁，佢地追唔到我，你快啲走啦。」

她豫疑了幾秒，還是跑走了。

我將視線放回剛爬起來的三人，至於紅衣人，他還躺在地上。

呵。

「我喱排有啲熱氣，唔知好唔好味呢？」我怕他們還想追依雪，所以再加一句挑釁。

「含撻啦你！」三人同時提刀衝向我。

好，花半天搞這麼多，終於見效了。

我側身一閃，剛好躲過他們的攻擊。但他們三人攔住了整條路，很難突破。  
我沒理由向著依雪的方向跑吧？  
我跳向左邊的牆壁，左腳一蹬，順勢越過他們。

落地時右腳卻傳來一陣刺痛，低頭一看，發現小腿上有條手指長的傷口。

反應真快。

我回頭，發覺他們已在我身後不夠兩步的地方。我連忙加速向前跑。

終於到了最難的部分，現在我既要和他們保持距離，不被他們傷到，又不能拋離太遠，他們追不到我，自然會回去追依雪。

真麻煩啊。

真想直接翻過這面牆，坐車回家。

再回頭，原來已與他們拉開了距離，於是我便放慢速度。

誰知我右腳突然踢到一件硬物，整個人仆倒在地上。

今次真的仆街了。

我連忙爬起來，但背上還是被刀尖劃過，雖然傷口不深，血還是不斷流出。

痛死了。

依雪都離開快五分鐘，應該安全了吧。

我爬過旁邊的牆壁，到了巷子的另一邊。

他們應該爬不過吧。

我拿出手機致電依雪。

「喂？」電話傳出慌張的女聲，即使慌亂，但依然甜美。

「搞掂喇，唔洗驚喇。你係邊呀？」我說。

「我.....係警署門口。」

「吓？」我嚇得瞪大雙眼。

「你遲少少打黎，我就入咗去嫁喇。」

「好彩啫。」我笑說：「好啦我翻屋企喇，你都翻去啦，自己小心啲。」

「你無事嘛？無受傷？」

背部又傳來刺痛，我忍不住悶哼一聲。

「唔.....無事呀。好啦收線喇，聽朝仲要翻學，早啲訓啦。」

收好電話，我加快腳步，很快便回到家。

一路上，滿身的傷口不時傳來刺痛。

要盡快治療了。

## 8.鬼上身

我小心翼翼地剪破上衣，到廁所照鏡看傷勢。

雖然治療得有點遲，血流得多，但幸好都沒傷及筋骨。

手和腳的傷我自己都能勉強應付，但背部的.....該怎搞呢？

受這樣的傷，我還是頭一次。

好像還是報警比較好？

思考了一會，不如吵醒住在我附近的博士吧。

「叮噹。」門鈴響了。

因為全身血淋淋的關係，我先透過防盜眼看清來者何人。

居然是依雪。

怎麼她還不回家。

雖然不想讓她知道我受了傷，但現在也沒辦法了。

一開門，她便瞪大雙眼打量我。

「哇！」她掩嘴大叫。

「哇。」我學她大叫。

「又話無受傷既？」

「無受傷呀。」我看著自己的傷口說：「邊有受傷啫。」

「仲講笑！我幫你叫白車啦。」

我連忙拉著她。

「叫白車咪姐係報警。」我說：「皮外傷咋。」

「皮外傷？你知唔知皮外傷點解呀？」

我轉了一圈，說：「喱啲咪皮外傷囉。」

「唉你.....唉！入去入去！我幫你搞搞啲傷口。」她走了進來。

「嘻嘻，唔該曬。」我關上門。

「飲唔飲嘢呀？」我問。

「飲你個頭呀！坐低！」

「係嘅。」我乖乖坐下。

她從我的房間拿出藥箱，我也配合地背對著她。

雖然很努力地開玩笑，讓她不要擔心或內疚，但這麼大的一個傷口帶來的疼痛真的不是一般言語能隱藏。

為了不令傷口進一步裂開，我活動時都盡量不動上半身，動作很不自然。

唉，一個傷口就讓我成了機械人，最悲劇是這種情況至少會維持一個月。

唉.....

她急急忙忙地拿出一大堆藥水膠布。

她該不會想貼滿我整個傷口吧.....

她撕開一張膠布的包裝，伸手準備貼在我背上。

「喂喂喂。」我連忙叫停她：「你.....想用膠布就算？」

「用膠布止咗血先啦。」她著急地說。

「停停停停停。」我連忙站起來，還好未貼上去。

「如果真係痴曬上去，我真係分分鐘死比你睇」  
不知是因為劇痛還是緊張，我感覺到一滿汗水從我額上滑落。

我給她消毒酒精。

「用喱支倒落個傷口度，然後求其包啲紗布啦。」

我也不太會急救，但為了自己的生命，不懂也只能裝懂了。

一陣冰涼的感覺佈滿我的背，但隨即劇痛便把涼意蓋過。  
這時甚至比剛受傷時更痛，我使勁地忍住不亂動，喘著大氣，冷汗直冒。

「唔.....」

「好痛呀？」依雪在身後擔心地問。

「消毒就緊係痛啦。」我說：「但係一聽到你把聲就唔痛lu。」

她沒回應，想必現在她一定臉紅耳赤吧。

劇痛過後，她便替我纏上紗布。手法雖然不正宗，但十分舒適。

「係啲。」我說：「你做咩會過黎嘅，又話翻屋企？」

「我都估到你唔會無受傷嫁喇，你以為自己係葉問咩。」她說：「不過無諗過咁嚴重姐。」

「唔嚴重呀，皮外傷。」

「好幽默呀！」她打我的頭。

「好，搞掂。」她拍拍我的肩膀。

「唔該曬。」我站起來。

「手腳啲啲都幫你整理啦。」她說。

「唔洗啦，啲啲咁小事，唔理佢幾日就無事啦。」我說。

最大的原因是尷尬，沒理由要人家蹲下替你包紮吧。

「拎出黎啦。」她將我的腳放在她膝上。

她用綿花沾了點酒精拭擦我的傷口，又是一陣刺痛。

「多謝你呀。」她說。

「吓？」我不明白。

「如果唔係你，我都唔知點算。」

「嘿.....啲啲嘢唔洗多謝啦。」我說。

「你其實可以自己一個走，但係為咗救我，搞到自己咁。」她嗔啞。

「點解要對我咁好啫，明明你知我有男朋友。」

我沒說話。

為了你，斷手斷腳也值得。

「真係好多謝你.....」她的眼淚滴在我腿上：「佢地真係好恐怖嫁.....」

「我知道.....辛苦曬你喇。」我拭乾她臉上的淚。

「嗚.....」

哭著哭著，她居然睡著了。

白痴.....

仔細一看，原來她像個小孩子一樣，睡得連口水都流了出來，滴在我腳上。

臉頰脹卜卜的，可惜腿被她抱著，否則真想戳一戳。

我嘗試收回我的腿，但我一動，她整個人一震，醒了。

「sor呀整醒你。」我說。

我看一眼時鐘，已經五點半了。

唉，一整晚沒睡過。

她擦一擦眼睛，莫名其妙地紅起臉來。

「我啱啱係咪喊得好樣衰呀？」她問。

「唔係呀，我都未見過人喊得咁靚。」我故裝認真地說。

她笑了。

我打了個大呵欠。

「唉.....真係好眼訓。」我說：「我訓陣先，陣間仲要翻學，你都訓多陣啦。」

今天上了整天學，到籃球比賽，最後被打劫。花了太多精力，加上沒整晚沒睡，現在的眼皮重得快要蓋住肚臍了。

說完我便想回我的房間，但仔細一想，好像有點不妥。

沒理由要她睡沙發吧？

也沒理由讓她去睡我那張亂七八糟的床吧？

最後我決定坐在沙發上閉目，讓她自己選擇。

一陣子後，我偷偷張開眼，發覺她坐在我旁邊，跟我一樣閉目。

我沒精神理會她，繼續睡我的覺。

不消一會，已失去意識。

.....

「鈴鈴鈴鈴鈴-----」剛進入夢鄉，刺耳的鬧鐘便將我吵醒。

「唉.....」我連忙伸手把它按停，免得吵醒依雪。

回神過來後，才發現依雪的頭正靠在我肩上，滿身的薰衣草香飄進我腦海，嘴角還帶著一大滴口水。



我的臉立即燙得像發燒一樣。

.....我該叫醒她嗎？還是讓她多睡一會？但再不起來就遲到了，但叫醒她，不論對我還是對她都太殘忍。

正當我苦苦掙扎之際，她就醒了。

我倆距離不到十厘米，她撐著迷糊的睡眼，雙眼眯成一線，甜甜的鼻息打在我臉上。

啊.....我該怎樣？

幾秒後，她終於散去了睡意，面臉紅，並退開幾尺，尷尬地替我擦乾肩上的口水。

心跳聲「砰砰」地佔領我的思緒，一時間居然說不出話來。

良久，她打破沉默：「你今日仲諗住翻學？」

「係呀，過咗成晚，傷口都唔痛喇。」

「唉呀，好心你抖下啦，個傷口真係會爆嫁。」

「小心啲咪得囉。」我說：「爆咗仲好，有人幫我包紗布。」

「再爆我真係睬你都傻呀。」她不屑地說。

呵呵，不知道呢。

「借個廁所黎用，沖個涼先翻學。」她說。

也對，我們昨天沒洗澡就睡了。

由於背上的傷太麻煩，我只洗了頭和抹身，沒有弄濕傷口。

我們洗好澡後，我便去煮早餐。

咳咳.....分開洗。

但老實說，我煮得最好的就是公仔麵。拼盡全身力氣才能煎好兩隻雞蛋。

平時這個時間我還在睡覺，怎會有煮早餐的經驗？

還好一放到她面前，她就什麼都不管，將熱騰騰的麵條撥進嘴裡，差點想把筷子都咬碎。

「慢慢食啦，大把時間。」我笑說。

「唔係時間問題，係我真係好肚餓。」她說。

我也跟著她一起吃麵。

「係啲。」我說：「你成晚無翻屋企，你屋企人OK咩？」

「OK呀。」她將垂下的頭髮掛在耳後。

又是不能說的禁區嗎.....

跟她聊天就像在玩踩地雷一樣，永遠不會知道甚麼時候會誤碰她的痛處。

總有一天要令你全部跟我傾訴。

吃完早餐後，我們預早少許出門，因為我現在只能用散步的速度移動。  
唉.....什麼時候才能痊癒啊？

「好眼訓呀.....」在校門前，我打了個大呵欠。

「係囉.....」依雪睡眼惺忪地說：「好在今日有梁sir堂，可以訓教啫。」

「果然大家都覺得個禿頭嘅堂係要黎訓教嫁。」我笑了。

「係啲講起梁sir，唔知佢發現唔見咗部電話佢點呢？」

「哈。」想到這我不禁笑出來：「佢應該會勁驚囉，沒收學生手機，但係唔見咗。輕則賠錢，嚴重啲分分鐘連份工都無埋。以佢咁賤嘅性格，你唔問佢拎翻部電話，佢應該會扮唔記得，同埋佢會對你好好囉。」

「咁我以後上佢堂咪可以瘋狂訓教囉？反正聽咗佢講書同無聽都無乜分別。」她興奮得跳了起來。

「你就好啦.....我都想有可以瘋狂訓教嘅堂。」我嘆氣。

「你唔訓得呀，你又話要讀書？」

對了，一覺睡醒就什麼都忘了。

「講係咁講，但係無讀咁耐，都唔知邊度入手好。」我說。

「其實只要上堂聽書，做齊功課，已經可以脫離包尾嗰堆啦。再加埋每日溫書，考入B班其實唔難。」她像個補習名師地說：「反正你依家咁樣，又偷唔到嘢又打唔到波，用喱個月黎溫書咪啱曬囉。」

「唉.....好麻煩啊。」我嘆氣。

我最嚮往的生活是每天所事事，沒錢時隨便偷幾十元，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怎麼自從遇上她，我就一定在找自己麻煩，與理想愈離愈遠。

「加油啦，記住你有目標嫁，你諗下第時教書嗰陣啲假期，諗下個球場。向目標努力，突然間就會成功嫁喇。」

只要我想著在B班的她，如果明年能坐她旁邊，如果每節課都有她在身邊.....

「嘻。」我忍不住笑了出來。

她眉頭一皺，仔細地打量我：「諗咩呀？你喺個樣好猥瑣喎。」

我露出個更猥瑣的表情，說：「你真係想知？」

她聽後臉色一綠，愈走愈快。

「我唔聽喇.....你唔好講。」

我笑了：「喂，我追你唔到嫁，等埋啦。」

「唉.....係咪個個男仔諗嘢都係咁嫁？定係剩係你係咁？」

「我喱啲血氣方剛嘅有為青年，已經算係純潔嫁喇。」

她不屑地望我一眼，正想說話時，一聲驚呼打斷了我們。

「哦！！！」

阿泉和博士在班房門前指著我們大叫。

「你地做咩一齊翻學嘅？琴晚成晚都一齊？」

「你睇吓，喱啲就係污穢嘅代表。」我對依雪道：「咁我翻入去先喇，放學上我屋企吖，幫幫手。」

我指指我的背。

「OK~」她邊說邊回到自己的班房。

「哦！！！」阿泉又大叫：「仲要今晚上你屋企？幫一幫你？」

音量大得整層樓都能清楚聽見，幸好現在還早，在學校的人不多。

「係呀係呀，陣間講比你地聽啦。」我說。

「掂呀死仔！真係一日搞掂。」阿泉一手拍在我的背上，將我推進課室。

劇痛瞬間刺穿我的神經，整個人一軟，幸好他們及時扶住我，才不致於倒地。

我整個人定了格，耳鳴不絕，喘著粗氣，汗珠不斷從額上滑過。

還好已回來的同學都去了買早餐，班房只剩下我們三人，否則也很難解釋此場景。

「哇...屌.....」很不容易才能道出這句話。

我慢慢站起來，解開鈕扣，讓他們看我背上染血的紗布。

「what the.....」

「比你拍一拍，都唔知有無爆血。」我搖頭嘆息。

「sor囉.....鬼知你咁大個傷口咩。」阿泉說：「點整親嫁？」

他們每人拿了張椅子坐在我面前。

於是我將昨晚的事大概告訴他們，不過當然沒說依雪抱著我的腿睡了整晚的事。

「嗰一嘢好驚險呀，我差啲比佢砍咗個頭落黎，好彩我身手敏捷，一個倒掛金勾踢爆咗佢個頭，之後用雙手擋住最後兩個人嘅攻擊，再慢慢解決佢地。但係一人打四十幾人，難免有啲損傷，就好似背脊嗰條刀傷咁。」我裝出一副歷盡滄桑的樣子。

他們聽後四眼盯著我。

「做咩呀？唔好崇拜我嗰，我份人好低調。」

「你覺得可信性有幾高呀？」阿泉問博士。

「應該好多都係真嘅.....不過睇佢個樣，比人打劫緊係走為上策啦，仲會同佢地打交？同埋如果真係幾十人斬你，你頭髮都無剩啦，應該得四五人啫。」博士說。

「係呀世事都比你看透喇，畢業去做心理醫生啦，唔好做工程師喇。」我笑說。

「仲有.....」博士繼續說：「咁大個傷口，應該係顧住幫個女仔走，自己一個引走班人，所以先比人斬到啦，你要走，求其爬兩嘢就走到啦，佢地邊斬到你。」

居然這也猜得中。

「唔係嗰，你真係要好好規劃下自己嘅生涯，第時做心理醫生搵到食，唔好唔記得我呀。」我說。

「唔係掛。」阿泉露出奇怪的笑容：「我地嘅『絕情孝子』為咗幫個女仔，居然搞到自己受傷。睇黎我做定人情都得喇。」

「邊撚個係絕情孝子呀？」我加了句粗口，因為我感覺到「絕情孝子」這個奇怪的稱號會是我。

「你囉，你唔知自從阿婆嗰次，你就有咗『絕情孝子』嗰個稱號咩？」阿泉道。

.....原來。  
那也挺貼切。

「痴鬼線，咁講嘅話你地都係絕孝子啦，個名咁柒邊個改嫁？」我問。

「我自己改嘅，嘻。」

「挑那星，你係咪玩嘢呀？」博士也忍不住笑了。

「係喎。」阿泉突然收起了笑臉。

「成個月無上去喇喎。」他說。

有這麼久嗎？

「就今晚啦，咁鬼熱，買部新風扇比佢啦。」博士說。

「我OK呀。」阿泉說。

「我唔得呀。」我說：「我今日放學想換咗紗布，舒舒服服溫陣書先過去。你地拎嘢比佢啦，我陪佢食飯。」

「哦.....咁我地過去先囉。」阿泉說。

「咪住！」博士突然站起來：「泉，拎十字架比我。」

「吓？做咩呀？」阿泉仍坐在椅上問。

「阿欣比人上咗身。」他說。

「吓？」我完全摸不著頭腦。

「你仲扮嘢？你喺咁話『溫陣書先過去』，阿欣係唔會溫書嫁！」博士模仿柯南說。

「係喎！」阿泉也跟著站起來：「欣.....其實你係咪琴晚被人斬死咗喇？怕我地傷心先唔講？你講真話啦，我有心理準備，OK嫁。」他捉著我雙手。

「咩啫.....中五學生為自己前途擔心，都係好正常啫？」我說。

他聽後慢慢鬆開我的手，用顫抖的聲音道：「博士.....十字架！」

「食屎啦你地！」

## 9.坦白

放學鐘聲終於響起。  
今天我，一份功課也沒交。

平常我因為精通抄功課的技巧，所以每天的功課是能準時交齊的。  
不過既然現在我是以改善成績為目標，抄功課實在沒意思。

麻煩在於這間學校，欠功課需即日留堂，否則會被記缺點。  
本來沒什麼問題，反正我多的是時間。但我今天約了依雪。

看來她要等我一會了。幸好留堂只留一個小時。

「唉……」我伏在窗邊的桌上，嘆出一口悶氣。

「咯咯。」頭上的窗子被敲了兩下。

抬頭一看，居然是依雪。  
她的臉在陽光下顯的格外白皙。

我打開窗子。

「你陣間有無嘢做？」她不好意思地問。

哦！！！！！！  
難道想約我？要是這樣，我留堂班也不去了。

「無呀？做咩？」我故裝鎮定，但嘴角早已揚起來了。

「我……今日要留堂，如果你無嘢做嘅，就等一等我啦，我留完堂先上你度包扎。」

唉，原來只是這樣。

「唔等。」我堅決地說。

「吓？」她稍稍一愣，大概沒想過我會拒絕。

「因為我都要留堂……」我又嘆了口氣：「你唔係讀書好叻嫁咩，做咩要留堂嘅？」

「琴日都無做過功課，正常都交唔到啦。」她說。

「又係嘅……」我說：「其實咁樣都幾抵，欠一樣功課要留一日堂，我地欠曬所有功課又係留一日堂。」

她笑了：「係啫，咁樣諗又好似開心啲。」

「咁我過去先喇，廢事個Miss見到我地一齊入去，無得一齊坐。」她說。

我又忍不住揚起嘴角，道：「你好想同我一齊坐咩？」

她聽後臉一紅，說：「唔係呀！你唔好去喇！」

說完她就關上窗，急急離開了，留下我一人傻笑。

「唔係呀！你唔好去喇！」博士在我旁邊模仿她。

我笑說：「咩啫？唔抵得呀？」

「都未見過人留堂留得咁開心嫁.....」阿泉也走了過來。

我連忙收拾好物品，出發到留堂班。

一進去房間，寂靜的氣氛像是要把我吞進去。我能清楚聽到自己的耳鳴及呼吸聲，甚至比圖書館更靜。

雖然我從不做功課，但功課一直都交齊，所以也沒來過留堂班。

向留堂班負責老師點了名後，我偷偷尋找依雪的蹤影。  
可是看了又看，始終找不到她。

「同學請盡快坐低。」老師對我說。

我只好隨便找個角落坐下。

我環視一周，依然找不到依雪，便拿出自己的功課埋頭苦幹。

但我一題也看不懂，只好每條題目都打開課本仔細思考，別人本應一小時內應輕鬆完成的五份功課，我只做好兩份。

我出生以來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白痴。

幾經辛苦，終於撐過一小時的留堂班，但所有人散去後，依雪仍然沒出現。

搞什麼.....

我用生硬的步姿慢慢地下樓梯，沿著地下的走廊離開。  
還好放學這麼久，不論同學還是老師，大多都離開了。

唉.....好麻煩啊！

「鳴.....」

經過女更衣室時，我停下腳步。

天色漸暗，我回頭一看，四周沒有一人。  
我們學校，好像這些東西很猛.....

「鳴.....」

頭上微弱的黃光一閃，燈直接熄了。  
我背後一涼，忍不住加快腳步。

「鳴啊.....」

等等，這聲音有點耳熟。  
該不會是依雪吧。

抱著懷疑，我戰戰兢兢地推開更衣室的門。一絲淡淡的光芒透進漆黑的房間，但照了沒多遠，就被黑暗淹沒了。

哭喊聲止住了。

至少我知道在裡面的是人。

我開了燈，一張白皙的臉略帶錯愕地看覺我。

「居然真係你。」我笑說。

她縮成一團，將頭埋在雙膝之間。

我也沒打算多說什麼，安慰的說話待她冷靜下來再說吧。

良久，她哭聲愈來愈小，將嘴角和眼眉用力地往上揚，說：「你又知我係度嘅？」

雙眼卻不斷溢出淚水。

「喊得咁大聲，係人都聽到啦。」我故裝平常地說。

「唔係掛.....」她使勁地從喉嚨裡擠出一點笑聲。

「唉，好樣衰呀！」她用雙手按住眼睛，閃亮亮的淚水流過她的指間。

「我呢.....」她道，雙手依然擋著臉：「阿媽迫我同男朋友分手。」

「你係我面前為咗佢喊得咁慘，搞到我都想喊呀大佬。」我當然知事情不止這麼簡單，所以也只是用開玩笑的語氣說。

她乾笑幾聲。

「我阿爸幾年前就死咗。」她或許是了解我的疑惑，或許只是想找個樹洞傾訴。



她繼續說：「我阿爸好慴我嫁.....成日帶我周圍玩，每次我生日，就算幾忙都會陪我食蛋糕。」

她一邊說，剛止住的淚又再溢出眼眶。

「但係我阿媽.....唉。由細到大都無乜點理過我，成日淨係識打麻雀。阿爸一死咗幾日，佢就帶咗第二個男人上黎食飯，仲話要同佢結婚.....」

她全身又開始顫抖。

「我有時都諗過，如果死嗰個係阿媽，唔係阿爸就好喇.....嗚.....」

她失控地大哭，淚水像缺堤一樣流出，不論她怎努力拭擦，也抹不走不絕的淚痕。

看到這畫面，我也紅了眼眶。

她喘著極不穩定的大氣，說：「其實.....個...個叔叔對我都幾好。」她努力調整呼吸：「但...但係我真係唔想佢取代我老豆呀.....嗚.....」

「後來我發現，佢有個讀緊大學嘅仔，於是就追佢，同佢拍拖，諗住可以因為我地，佢地就無得結婚。」她頓了頓：「但係原來個男仔...真係好鍾意我嫁...我...我依家好似玩緊佢咁，阿媽又要我同佢分手...嗚.....我依家都唔知點算好喇.....」

說完她又將頭埋在雙腿間繼續痛哭。

我抽出一張紙巾，遞給她，說：「其實你可以唔洗咁辛苦自己吖，你為咗你阿爸咁努力，佢應該都滿意嫁喇。佢咁慴你，又點會想你成日都唔開心呢？」

我抬起她的下巴，擦乾她濕漉漉的臉。

她的眼皮腫了起來，眼淚和鼻水不斷流出來，整張臉的肌肉皺成一團。張俏臉要整天擺出這種表情，真是看了都心疼。

「唉呀，好樣衰呀。」我笑說。

「嗚.....」

她將頭埋進我的胸口，猶豫幾秒後，我還是輕輕的摸她的頭。

「一直以來，辛苦曬你喇。」

她聽後哭得更慘，我再沒說什麼，靜靜地等她哭個夠。

「過了不知多久，她終於止住了哭聲與顫抖，伏在我身上一聲不發。

「唔好以為唔出聲就無事嗚.....」見她冷靜了，我便開個玩笑：「整濕曬我件衫點計先。」

她笑了：「痴線，明明係你用個心口頂住我，邊度關我事。」

「唉.....喊完就開心喇，陪咗係咁耐都無啲表示，唔理你喇。」我裝作要開門離開。

「喀嚟」

咦？

「喀嚟」

「喀嚟」

她正想回話時，我打斷她道：「鎖住咗喎。」

「唔係掛？」她說。

我仔細一想，持有更衣室鑰匙的只有教師，校工和小食部阿姨。前兩者鎖門時聽到哭聲應該會進來看看。至於阿姨.....很大嫌疑。

我間中也有跟她聊天，據我了解，她是個很愛撮合男女的人，很大機會是她聽到哭聲，開門後看到我們，於是鎖上門，為我送上一個助攻。

超級GoodJob！

「點算呀？唔係要到聽朝先有人掛？」依雪焦急地說。

唉，可惜今晚我沒空呀。  
只能浪費阿姨交出的漂亮助攻了。

「啱啲鎖點會難到我呢？」我故裝神氣地邊說邊拿出髮夾。

我將髮夾前端折成直角，慢慢放入匙孔裡探索，摸清裡面的結構。

「痴線嫁你。」她笑了：「做小偷係咪真係萬能嘅呢？」

「其他人未必係.....」我抬起頭：「但我係。」

「噠」  
話音一落，門就一下子打開了。

「威喇威喇。」她蹲下盯著鎖：「男人老狗帶個髮夾出街，唔覺得好奇怪嫁咩？」

我走出房間，說：「個髮夾你嫁。」

「吓？」

我從口袋裡取出Melody給她看。

「我一路都帶住佢嫁。」我笑說：「我唔會比翻你嫁，佢係我嘅護身符。」

她盯著Melody，久久未能反應。

「咁...咁咪仲奇怪，男仔成日帶住隻Melody出街。」她笑了。

「係囉.....我都覺得我最近好奇怪。」我說。

她沒再回話，靜靜地到了我的家，換掉背上的紗布。

「搞---掂！」她拍拍我的肩，如釋重負地呼口氣。

「唔該囉~」我道。

說完就進房間換了套衣服，準備出門。

「咦？你出街？」她見狀問我。

「係呀，陣間有嘢做，你今日無機打喇。」我笑著攤攤手。

她鼓起雙頰：「我都唔係成日掛住玩啫.....」

「有咩做呀？我去唔去得嫁？反正我都無嘢做。」她隨口一問。

「去得嘅.....但係你唔會想去囉。」我笑說。

「你愈係咁講，我愈好奇。」她斜眼看著我：「真係去得？」

我思考了一會，點點頭。  
其實有她在我也會更安心。

「咁好啦，你帶路。」她走出門外。

她一跳一跳的，數千根淡啡色的髮絲隨著步伐上下飄浮，彷彿叫她周圍的氣流也因她而感恩。整個動作像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唯獨在她放在身後，偷偷纏扭的手指，才可以反映她內心的端倪。

我慢慢提步，與她一起向前行。

## 10.老人

「咯咯咯」

在一間公屋，我提著剛買的外賣敲門。

一開門，一個比我矮兩個頭的老女人走了出來。

她滿佈血絲的眼睛一看到我，便瞪得大大，舉高緊緊握著拐杖的手，用力揮在我身上。

「哇！」身邊的依雪明顯被嚇到了。

「你走開啲先！」我推開她。

吃了她幾棍後，我不禁跌在地上。

「死仆街，仲害得我唔夠？」那女人張開充滿黃牙的口，喘著粗氣。

「嘍！」她用力關上門，留下呆住了的依雪，和躺在地上休息的我。

「點呀你？有無整親呀？」她擔心地靠向我。

「無事……」我笑著說：「間中都係咁。」

我站起來，道：「你想唔想睇魔術？」

「吓？」

未等她反應過來，我再次敲門。

「你又想比人打？走啦！」她著急地拉我走。

「冷靜啲。」我反過來捉著她，令她留在原地。

她正想回話時，門再次打開。

門裡伸出一雙滿佈皺紋的手，將我拉進房子裡。

「乖孫，黎咗？哈哈好呀，入黎啦！」

「唉呀，等陣先啦！」我叫停她，她這才發現站在門外的依雪，隨即露出奸詐的笑容。

「哎唷~女朋友仔？哈哈！啱啱睇唔到你，Sor ly Sor ly。」她開張滿是黃牙的嘴巴說。

「唔係女朋友呀，朋友黎咋。」我笑說。

「呵呵呵.....是但啦。入黎先講啦，出面熱辣辣。」

依雪聽後呆呆地步入房子。

「係咪好神奇呢？」我悄悄地問依雪。

「搞咩呀.....」她還是不敢相信。

「Magic~~~」

她沒再理會我。

「阿婆，食咗飯未呀？」我問。

「未喎，阿泉同博思話你會上黎嘛，我咁等埋你囉。」

「醒目，我幾驚你食咗嘢呀。食飯食飯！」我打開一個個飯盒。

「女朋友仔都食啲啦，瘦猛猛咁，食多啲嘢！」阿婆夾了一大塊肉片給依雪。

「哦...哦！唔該。」依雪還是不敢正眼看她。

「都話唔係女朋友咯，搞到佢怕醜喇。」我將青菜放到她碗中，想堵住她的口。

「呵呵.....」她冷笑一聲，繼續吃飯。

我偷偷跟依雪說：「無事嫁喇，佢份人好隨和。」

她半信半疑地點點頭。

經歷過剛才的事，我也知道很難令人相信她很隨和。

正如經歷過那樣的事，我也不會相信自己是個好人。

「係呢？」依雪看著貼在牆上的一張相片道：「係咪你地黎嫁？咁似樣嘅？」

照片裡，婆婆臉上的皺紋沒現在多，伴隨笑容而張開的嘴巴裡，牙齒潔白整齊。手裡抱著一個約五、六歲的小男孩，看上去跟我有幾分相似。二人互相擁抱，從內到外都散發著無與倫比的喜樂。

眼前的女人，抱著一個冰冷的小身軀，跪在地上痛哭。  
雨水不斷刺在他們身上，帶走女人眼淚的痕跡，更將男孩的最後一點生命的氣息沖走，化為空中的青煙，繼續受盡風吹雨打。

他們用猙獰的笑容對著我，令我心裡發寒。

將他生命割走的.....

是我。

「係呀，好多年前影嫁喇。嗰陣我不知幾靚，後生十年真係唔同啲。」婆婆說。嘴角保持揚起，好像在回味那時的時光。

「依家都好靚吖。」依雪笑著道，逗得婆婆大笑起來。

「呵呵呵.....真係識講嘢，阿孫，呢個女仔娶得過呀！」

「朋友黎咋。」我不厭其煩地說。

「原來你細個咁可愛，好過依家咁多。」依雪對我說。

我全身一震，不懂怎回應。

「係呀，佢細個真係好鬼好玩嫁！成日跑黎跑去，話要做消防員啫。又唔知自己孱，真係睇醫生都睇窮我呀。」她喋喋不休。

「吓？你又話細個已經想做.....」依雪對我說。

我沒回應。

婆婆拍拍我的肩：「好在，最後都生到牛高馬大，健健康康。間中都會同幾個朋友上黎同我食下飯，我都滿足嫁喇.....」

「咁就滿足？次次都係食飯盒咋啫。」我笑說。

牆上的人再次向我微笑，就像在責怪我偷走了他的生命。

「你肯同我食，我已經好開心啦，唔通要你請我食鮑蔘翅肚咩！我成世都無食過啲啲嘢，食咗會肚痾嫁！」她乾笑幾聲。

「唔得啫.....成日都係食外賣，無益嫁。」依雪道。

她吸了口氣，道：「下次我煮啦！」

「原來你識煮飯嘅，上次仲係度扮嘢。」我笑說。

「唔通好似你咁咩，煮個麵都搞到踢曬腳。」她說。

婆婆聽後眼睛一閃，整個人像是被注入活力一樣：「咁...咁以後多啲上黎喇啫！」

「緊係好啦！」依雪眼睛眯成一線，握住婆婆的手說。

接下來幾小時都是她們談天的時間，我被隔在一旁，完全不能插嘴。

我在一旁看得出神，原來女生變得熟絡。真的這麼容易。

「好喇，聽日你地仲要翻學，唔好咁夜翻屋企喇，夜晚條街好危險。」等了好久，婆婆終於道出這一句。

我立刻睡意全消，興奮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依雪這時才望一望時鐘。

「咁我地快啲走喇，夜晚真係好多壞人。」她說。

看來上次經歷給她帶來一個很大的教訓。

「咁我得閒再上黎啦。」我說。

「得唔得閒都上黎，陪我吹下水嘛！嘻嘻嘻……」

跟婆婆道別後，我跟她慢慢地走向車站。

# 11.小孩

跟婆婆聊了一整晚，她的心情明顯變好了，甚至還哼著歌。

「你做咩唔問我點解會比佢打嘅。」我問。

「係啲！」她張大眼睛說：「我都唔記得咗添。」

我笑了，原來只是因為忘了。

「都話婆婆好隨和嫁啦，係咪傾得好開心呢。」我道。

「愈開心，我就愈唔明點解佢會打你，打完又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

「其實呢……」我嘆了口氣：「佢傻嫁。」

「吓？咁我咪同個癲婆傾咗幾粒鍾囉？」

「咁佢又癲唔囉嘅。」我道。

突然背後一陣寒意，我扭頭一看，空無一人。

我看回前方，發現那男孩坐在路旁的鞦韆，撐開滿佈血絲的雙眼，嘴角的皮肉用力地扯高，直至撕破肌肉。

他依舊用這表情盯著我。

「陳依雪。」

她對我突然叫她全名有點疑惑，伸頭過來盯著我。

「你覺得我係咪個好人呀？」我問。

「你都叫好人？咁世界無壞人啦！又唔讀書，又樣衰，又……」

也許留意到我的表情，她合上嘴巴，認真思考了一會。

「雖然唔知你做咩咁問，但係你絕對係個好人。」她看著我雙眼。

「嘿嘿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那男孩從鞦韆上跳下來，跪在地上，用細長的指甲抓破臉上慘白的皮膚，唯獨從骨與骨之間如泉噴出的鮮血，才能給他帶來腥紅的色彩。

「偷嘢都叫好人？」我冷笑一聲。

「你偷來偷去都係偷幾十蚊，又專登揀啲連鎖店偷，偷完仲會寫信道歉，就係啱幾點，已經好過好多人喇。」她將我的頭轉向她，迫我接上她的視線。



我有一刻被感動了，但隨即出現在依雪身後的男孩迫使我承認自己的罪。

「咁殺人呢？」淚珠順著我強行揚起的嘴角滑向下巴。

男孩滿足地退後幾步。

依雪聽後一愣。

「如果我同你講，我殺過人，咁我仲係唔係好人？」我能感覺到自己臉上的肌肉正不斷抽搐。

「吓？」她怔怔地道。

「我其實唔係個阿婆個孫，亦唔係張相裡面個男仔。」的定睛看著她，說：「個男仔已經比我殺咗... ..」

「嘿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男孩的笑聲持續在我耳邊環繞。

滿意了吧？你也只是想這樣而已。

她的目光不自控地在我臉上掃過，仔細思考了一會，慢慢道出一句：「係咪有故仔聽？」

「你覺得我係個好人，其中一個原因係我偷來偷去都係無關痛癢嘅錢，係咪？」

她點頭。

我苦笑，道：「咁你就錯喇.....廣告都有講啦，扒手一般都係取易不取難。」

「我初初開始偷嘢嗰陣，專偷啲眼又矇，耳又聾，啲錢又周圍放嘅阿婆錢。」

「嘶嘶呀呀呀！！！！！」

男孩怪叫一聲，似乎很不滿我這說法。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面對我的罪.....

大約在四年前，當我在偷竊方面還是個新手時，老人是我們最佳的目標。

原因很簡單，他們的反應通常慢半拍，就算萬一被發現，也能輕鬆逃脫。

這是小偷的基本技能，難道有人會故意挑個難下手的目標嗎？  
這種蠢事，應該只有經歷過那件事的我們會做。

當年我們三人都是十二、十三歲，正是跑跑跳跳都不會累的年紀。每天放學都留在學校的球場，直到月亮完全升起來才離開。

在學校門外，總有一個老人和小孩，推著小販車，以比便利店便宜得多的價錢賣汽水給我們。

老人每次看到我們，臉上一條條眉毛總會扭在一起，皺紋多得像個蜘蛛網，彷彿整張臉都是由皺紋黏合而成一樣。要不是她從喉嚨擠出的乾笑，我們也分不清那是高興，還是厭惡的表情。

其實我不太想見到她，除了因為她那老得縮成一團的身軀與面孔外，還怕她呼出的口氣。她講每一句說話，都會噴出直衝頭腦的惡臭。有蛀牙的味道，也夾雜著腐爛了的內臟氣味。

配合她那外表，整個人就像於棺材裡走出來一樣。

她賣的飲品，就算我有多渴都不會買，怕沾到她的腐臭味。

但阿泉和博士卻異常地喜歡這婆婆，不但每次都光顧，有時更會陪她聊天，或幫她推車回家。起初我以為他們是喜歡飲品賣得便宜，後來才發現，飲品都是不用錢的。

每次光顧婆婆，他們都會順手取走大把大把鈔票。

雖然從成為小偷第一天已不斷取走別人努力的成果，但這次總覺得特別內疚。

可能是老人與小孩的背影，喚醒了我僅餘的偽善吧。

不過我也沒阻止他們，畢竟在小偷的角度看，他們做的事是最正確的。

而且就算每天被偷錢，婆婆依然生活的好好的，小孩依然每天長高，可見那筆錢，對他們的影響不大。

當時的我是這樣認為的。

「哥哥.....」有一天，男孩偷偷拉著我的手，道：「你可唔可以叫佢地.....唔好再偷嫲嫲啲錢啊？偷嘢係唔啱嫁。」

我問呆住了。

「你地再係咁.....我會報警嫁。」他繼續說。

「嗯，我會鬧下佢地嫁喇。」我笑著說。

「嫲嫲搵錢好辛苦嫁.....仲成日都唔食飯。」他繼續道。

「好啦，你同嫲嫲翻屋企先啦，我會教訓佢地嫁喇。」我笑著捲起衣袖。

接著他們真的回去了，男孩踢著人字拖，蹬起腳尖，用力地推動小販車，他身邊的婆婆則一手抱起他，自己單手推車。

這個畫面，我畢生都不會忘記。

「點搞嫁你地，連個細路都知你地偷佢嘢喇。」他們走後，我對著二人道。

「唔係掛？」阿泉擺出一個樹熊樣。

「就算冇比佢發現，都唔好再偷佢地嘢啦，佢地好似好窮咁，飯都無得食。」我嘆了口氣。

「又係嘅.....啲錢用都用得唔安樂啦。」博士說：「不如下次比翻曬啲錢佢地啦。」

阿泉張開口，想說些什麼，猶豫了幾秒，還是把話吞回去了。

「我比一半得唔得.....」我尷尬一笑：「我冇錢喇。」

就這樣，我們照樣嘻嘻哈哈地回家。

那天起，婆婆就再沒推小販車，我們也很久沒見過她。

直至我們與睡在路邊的她重遇。

她的白髮問題比以前更甚一條黑，兩條白。用小販車擋住燈光和路人的目光，仿似整個世界都與她無關，獨自躺在路旁。

「嗰個係咪小販阿婆黎嫁？」我問。

他們二人聽後順著我的視線，看了好久，道：「好似係啲.....過去搵吓佢先。」

阿泉說完就走了上去，我和博士則留在原地靜靜觀察。  
可能我們都知道有點不妥。

果然，婆婆一見到阿泉，立即跳起來，對阿泉拳打腳踢。  
即使我和她相隔很遠，也能清楚看見被她瞪大的雙眼中的血絲。

被打了幾拳後，阿泉便逃走了，回到我們身旁。

「佢做咩呀？」博士問。

「唔知啲.....」阿泉答：「總之佢好似好憎我地咁囉。」

「你咁樣衰緊係憎你啦，可能我去搵佢會好啲呢。」說完我就裝作要走過去。

「係呀係呀，佢唔打你嘅話我真係比曬啲錢你都得呀。」阿泉不屑地道。

聽到這裡，我突然眼睛一亮。阿泉則懊悔地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斷搖頭。

我大步走向婆婆。為了阿泉的金錢，冒被打幾拳的風險實在不算什麼。

走得愈來愈近，刺進我氣管的腐臭味就愈來愈烈，可能是露宿者專有的氣味吧。

婆婆盯著我好久，視線在我身上不斷上下游離，直至我站在她面前。

「婆婆.....？」我展露微笑問：「記唔記得我呀？」

「仆街仔！」她突然瞪大雙眼：「仲害得我唔夠？害死我個孫，仲想害死埋我？」

說完她就一耳光狠狠地擱在我臉上。

「啪」的一聲，響澈整個街頭，我能聽到阿泉的偷笑聲。

討了個沒趣，我也沒多說什麼，直接頭就走，反正我也不想在這垃圾堆多留一秒。

當我踏出第一步時，卻被她拉住我的手。

「恆仔！」她突然大叫：「原來你無事呀？」

恆仔不是她的孫兒嗎？

她用雙手對著我的臉又握又摸，不消一會，我的臉就變得濕漉漉。

只希望那些水不是從渠裡沾到的。

「真係你喎.....」她眼眶濺著淚水。

在被她摸的同時，我瞄到恆仔躺在雜物堆裡，皮膚與以前相比，感覺乾巴巴的。本來我還以為他在睡覺，直至他鼻孔中鑽出一條像蜈蚣一樣的大蟲子。

我連忙向遠處的兩人招手。

「點解會咁嘅？明明前幾日病得咁嚴重.....」她繼續說。

「做咩呀？」博士問。

「咦？」婆婆眼前一亮：「你地係恆仔朋友呀？」

「恆仔？」阿泉衝口而出，接著很快便心有餘怯地躲在我們後面。

我可沒空嘲笑他，暗暗向他們打眼色，他們終於發現暗處的軀體。

「What the.....」博士皺眉。

互相交換一個眼神後，他們都知道我準備幹什麼。

「婆婆，我講吓阿恆平時係學校啲嘢比你聽吖。」博士說。

「佢平時實係成日跑黎跑去啦？咁鬼百厭！」婆婆笑說。

「係呀！有一次呢.....唉！有排講，我地行埋一邊坐低啦，喱度太焗。」

「好啊好啊，啲邊啦。」

她一轉身，我便伸手抱起那軀體。

惡臭令我差點吐出來。

果然它就是臭味的源頭。

我將它交始一泉不情願的阿泉，他接過後猶豫了一會，最後還是抱著它跑了起來。

後來在從婆婆口中大約猜到，恆仔應該是病死的。

他某天病得很嚴重，婆婆卻沒錢，又覺得不是什麼大病，於是沒打算讓他看醫生。結果就不幸去世了。婆婆受不住打擊，最後還瘋了，屍體則完封不動地放在那裡幾天，直至我們發現。

本來我也沒什麼特別感覺，也許是我的自我安慰，「就算我們不偷，她沒錢帶他看醫生。」，「發生這種事，只是不幸，誰也不想的。」，「事情的真相未必是這樣，可能根本與我們無關。」之類說話不斷在我心中響起，但後來一次又一次困擾我的男孩——打碎我的安慰，直直地指著我，說我就是害死他的兇手。我曾經說服過恆仔只是我太內疚所造成的幻覺，但他實在太真實。

我也不知該怎麼做，只好幫婆婆租個單位，間中以恆仔的身份上去陪陪她。以此乞求恆仔的原諒。幸好在我們多年的照顧下，婆婆的病也有所改善。

「講完。」我看著依雪擠出一個笑容，其實是對男孩的苦笑。

不論是依雪，還是恆仔，聽後都只是默默的低頭站著，我看到不他們的表情。

我盡量裝出個若無其事的表情，其實心裡有前所未有的不安。我真的很怕會因此失去她。

接下來是一陣彷彿要吞噬我的死寂，僅僅十時多的街頭，就像為我們而設一樣，居然空無一人。

忽然一陣我日夜思念的薰衣草香與溫暖捲住我的四肢，使我不能亂動。回神一看，依雪已經抱住了我。

我一時間不知所措，身體僵硬。

「我話過，你係一個好人。」她說：「好人係值得被原諒嫁，你為婆婆做咗咁多嘢，佢一定會知道。」

「會咩？」我苦笑，望向恆仔。他與我對望幾秒，便變回人的模樣，轉身離開。

我第一次在他死後看見不是血淋淋的他.....

「一定會。」依雪答：「一直以來，辛苦你喇。」

這不是我剛剛安慰她的說話嗎？

「哈.....」我滿足地笑，一邊笑，雙眼一邊分別滑下一滴淚水。

被原諒的感覺真好。

## 12.拜師

事情告一段落後，我便送依雪回家。

「哇.....終於唔洗再見到恆仔。」我從心裡呼出一口長長的氣。

「吓？你之前成日見到佢嫁咩？」依雪皺眉。

「係呀，所以我平時盡量都唔會夜翻屋企，夜媽媽係條街見到佢真係好鬼恐怖。」我拿出八達通卡。不過現在終於可以放心了。

「嘟-----」剛備入閘，便傳來餘額不足的音效。

最近幾星期一直來回東涌和屯門，車費像水一樣不斷倒出來。

不過換來的是與依雪相處的時間，花多少錢也值得。

「驚你又成日陪我搭車？早知就叫你早啲翻去啦。」她說。

「嘻嘻。」我一邊傻笑，邊取出錢包增值。

忽然我眼角瞄到一個人影從我右邊接近我，並盡量繞到我背後，想躲過我的視線。

哦？是同行嗎？

我沒理會他，繼續增值。

他以為我沒注意到他，明顯更大膽地行動，大步走向我身後，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

居然打算在這種滿佈閉路電視的地方下手，要不他很急於用錢，不然他一定是個新手。如果真的被他偷到了，我在茶餐廳一定被嘲笑得毫無立足之地。

完成增值後，我將錢包放回褲袋。

可是在我放手的瞬間，我感覺不到錢包的重量，褲子也沒有下墜的感覺。

我手向後一伸，捉住一隻剛縮走的手。

捉到你了。

扭頭一看，偷東西的居然是個只有約十歲的小女孩。

眼前的小孩比我矮差不多兩個頭，身上還穿著學校的運動服，眼角的位置貼了膠布。

小偷的形象與我想像中有太大分別，原本想說出的嘲諷，全卡住在喉嚨。

就這樣，我捉著她的手，與她對望了好幾秒。

深夜時份，一個衣著隨便的青年用力地捉著穿著校服的小女孩，怎麼看也是我比較像準備犯事的一個啊。

如果她在這時大叫，行動不便的我隨時會被抓到警署聊天。

但我不想像這樣放她走，年紀輕輕就開始偷竊，我不忍心放任不管。

還好她也陷入混亂之中，所以沒想到大叫這脫身方法。  
也許她也沒想過我會識破她的行動。

「你.....做咩呀？」依雪皺起眉問，剛剛的一切來得太快，她應該也只看到我捉著她的這一幕，於是不自覺想保護女孩。

我沒答話，放開女孩，從她手上取回錢包。我不怕她逃跑，就算有傷在身，這距離我也能輕鬆捉住她。

「做咩偷嘢？」我試探性地問。

本來有點懷疑的依雪聽到我這樣問，立即退回我身旁。

不出所料，她沒回應。

「閉路電視影低曬你，你邊度都唔洗去。」我道。

其實這位置，閉路電視應該拍不到她偷竊的行為，現在錢包又回到我手上，要是我真的報警也沒證據說她犯罪。

雖然就算有證據，我也不會報警。我騙她說有閉路電視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點解要偷嘢。」我再問一遍。

她猶豫了幾秒，說：「你鍾意報警就報警啦。」

她愈是這樣，我愈覺得事情沒表面看起來這麼簡單。

「呵呵.....」我突然冷笑，：「如果我同你講，我都係一個小偷，你會點？」

她聽後一愣，我趁她愣神的幾秒伸手到她裙袋，抽出一部舊式摺合手機，遞到她面前。

整串動作如流水行雲般順暢，旁觀的依雪不知情的話，一定會以為是個魔術表演，然後鼓掌。  
我自己也嚇了一跳，好久沒試過如此流暢了。

女孩看後更出神。

「你.....可唔可以教我呀？」她兩眼發光地問。



我愈看愈覺得奇怪，一個本應正值無憂無慮的年紀的小學生，居然會對偷竊技巧有這麼大的渴求。

很大機會，原因出自她的家庭。

我仔細思考了一會，道：「好呀。」

旁邊的依雪看著我，像是在質問我。

女孩雙眼張得更大，酒窩陷得更深，她說：「師父！我住係附近，不如上黎飲杯茶吖？」

我暗自偷笑，這算拜師儀式嗎？

同時我也更擔心，這女孩居然這麼容易帶陌生人回家。

「好啊。」我笑說：「不過唔洗叫師父啦，咁奇怪。」

雖然現在很晚了，不過是個觀察她家庭的好機會。

「好耶！師父，師母！」她站到我和依雪中間，牽起我們的手。

這畫面就像全家幅一樣。

十年後，我們會像這樣牽起我們的女兒嗎？

「我唔係你師母呀.....亂咁叫。」依雪別過臉說。

看到依雪略紅的臉，我的嘴角不禁揚起來：「孺子可教，你都係唔洗改口喇，繼續咁叫啦！」

「係嘅師父！」她將頭轉向依雪：「師母！」

依雪被她逗得笑了，轉頭過來看著我。

「你真係諗住教佢偷嘢？」她悄悄地問我。

「係呀。」我答。

「咁細個就偷嘢，會唔會唔係咁好呀.....？」

「我唔教佢，唔代表佢唔會偷，到時比人捉到仲衰。」我攤攤手：「教佢偷嘢，可以順便教埋佢道德，對佢人生，絕對有好影響。」

我頓了頓，說：「我其實都同佢一樣，去到有一日，當佢遇上一個特別嘅人，佢自然會搵到佢自己嘅人生目標，好似我咁。」

她聽後又別過頭。

我再也沒說什麼，靜靜地跟著女孩走。

至於我為什麼會幫她，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不想別人像我一樣犯錯吧。

「到喇。」在一間門前貼滿揮春的公屋前，女孩抽出鑰匙說。

我跟著她走了進去。

環視一周，成堆的雜物，狹小的空間，就跟大部分香港房屋沒兩樣。

唯獨不見她父母。

「咦？你爸爸媽媽呢？」我明知故問。

這時候也沒人在家，答案呼之欲出了。

「媽咪去咗翻工。」她說。

至於她爸，她沒說，我也大概能猜出了。

「你地坐低，等我一陣啦。」她撥開沙發上的雜誌，讓我和依雪坐下，接著便跑進廚房，不知在忙甚麼。

我百無聊賴，不自覺地望向依雪，她也正好看著我。

「佢真係同你一模一樣。」她眼睛眯成一線。

我微笑道：「證明我決定教佢係冇錯。」

「係喇，至叻係你。」

「師父飲茶！！！」女孩捧著兩杯熱水跑向我。

「慢慢啦。」依雪幫她拿起一杯。

「嘻嘻，唔該師母。」她說。

「都話唔係……」依雪吸口氣：「唉是但啦！」

「呵呵……」我對女孩豎起拇指：「孺子可教。」

依雪抬頭瞪我一眼。

「師父飲茶。」她將杯遞給我。

我笑了，這分明是水。

「師母飲茶。」她將依雪手上的杯子取回，再遞給她。

依雪「撲」一聲的笑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有這種拜師儀式，不過既然她興致勃勃，我就象徵式地喝了一口。

「你係咪真係想跟我學偷嘢？」我最後再問一次。

「好想！」她雙眼炯炯地看著我。

「嗯……」我喝了口水：「你叫咩名？」

「我叫王欣心，今年八歲，讀緊四年級。」她的小嘴不斷開合。

「撲……」旁邊的依雪又忍不住笑了。

「喱位同學唔該安靜啲。」我故裝認真地對依雪講，她立即捂住自己的嘴巴，但笑意仍不斷由眼角溢出。

「咁我叫你阿心可以嘛？」我對女孩說。

「可以呀！師父。」

「好……咁我地繼續。」我想了想，道：「點解你咁想學偷嘢？」

「因為可以將人地嘅嘢拎走，好似佢地送錢比我用咁。」阿心想也不用想就說。

依雪皺眉。

這……實在有點難搞。

我跟依雪對視一眼，千萬個想法在我腦海裡閃過。

「嗯……非常好。」我點點頭，道：「只要你跟足我教你嘅嘢去做，我包保你會變到好似我咁勁。有冇信心？」

「有！」阿心扯著喉嚨大喊。

「以後我會教曬你所有偷嘢嘅技巧，而喱位姐姐……」我將視線移向依雪：「佢會間中同你傾下計，可能傾嘅內容同偷嘢聽落冇乜關係，但你唔準唔理佢嫁，喱啲都係訓練嘅一部分。」我說。

依雪側著頭看我，像是向我討一個解釋。

「無問題！」阿心大力點頭。

「好……」我點頭：「仲有最後一件事。」

「咩事呀？」她將頭湊向我。

「考吓你，你知唔知要點叫佢。」我指一指依雪。

「師母！」她大聲說。

依雪反了個白眼。

「孺子可教。」我奸笑。

我們和阿心交換電話就離開了，時候也不早，我們要趕尾班車。

一出門口，依雪就問我：「我係咪真係要間中同佢傾計？」

「係呀，你唔係想做社工咩？咪當實習吓囉。」我說：「你唔覺得佢心態好有問題咩？」

「覺就覺……」她道：「不過我都唔係好知要同佢傾咩。」

「我都唔係好知要教佢咩。」我笑說。

我所有偷竊的技巧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從來沒沒人教我，所以我也不太懂該怎教她。

「依家感覺就好似我係駐校社工，你係老師咁。」她笑說。

如果真的能和她在同一所學校工作，我一定一有空閒時間就跑去找她。

「估唔到第一個學生就咁難教。」我也笑了。

「難教先好。」她說：「冇病嘅人唔需要醫生，有病嘅先要。」

也對。

「話時話，你信耶穌嫁咩？」我問。

「唔係呀。」

## 13.邀約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的生活就只剩下上學，溫習，與婆婆吃飯和訓練阿心。

努力得連在巴士上的一點點時間，也會拿出課本溫習。  
別說是偷竊了，連和依雪見面的機會也沒有。  
一來是沒時間，二來是傷還未好，行動不方便。

付出了這麼多，考出來的成績一定有大進步，只是名次還未公佈，不知有否達到B班的水平。

「終於考完喇.....」最後一科的監考官一離開，阿泉就軟癱在桌上。

而我則是連嘆息的力氣都用盡了，閉上眼伏在桌上，希望閉目真的能養神。  
不但每天都溫習，還因為沒偷竊，連錢也用盡了。像個寒窗苦讀的窮書生一樣。

「你都有讀.....嘈咩啫。」博士笑說：「阿欣讀到就死都未出聲。」

不是不出聲，是出不了聲。

「咦？啊.....你好你好。」阿泉不知在跟誰打招呼：「喂博士，去食M記吖，我早餐都未食。」

「哦.....好啊。」博士回答。

「喂我都未食呀，請我食雪糕啦，我讀得咁辛苦。」我依然伏在桌上，伸出一隻手胡亂揮舞，想捉住他們。

他們沒回話。

「請我食啦.....我成個月都有收入。」

他們依然沒回話。  
該不會已經走了吧？

「唉.....食屎仔。」我不情願地從桌上抬起頭來。

眼睛不適應於明亮的環境，眼前的事物像化開的水墨畫一樣，看不清。  
阿泉的位置上換了個人，雖然看不清，我也能認出她。  
畢業這身影在我夢裡出現過不下百次。

「見你咁劫，仲諗仲請你食雪糕添，不過你居然鬧我.....都係算啦。」

依雪別過頭，裝作生氣。

一見到她，總覺得全身的疲憊都蒸發掉。

我從椅上彈起來，說：「嘿，我鬧自己啫，難得有人請我食嘢。行啦，Gogogo!」

在麥當勞，我只安份地點了杯雪糕，而她則對著份早晨全餐狼吞虎嚥。

「咔嚓。」她咬下一塊薯餅。

其實我也同樣沒吃早餐，只是現在沒精神偷，又不好意思向她借錢，只好看著金黃酥脆的薯餅在她口中融化。

「咕嚕」我不禁吞吞口水。

她聽到我的聲音，馬上露出奸詐的笑容，抬頭看著我。

「好肚餓咩？你話淨係食雪糕㗎咋，我唔會請你食㗎。」

「你買比我啦.....我依家真係冇錢呀。」我拉著她的手左搖右擺，像個想要糖果的小孩一樣。

她圓碌碌的雙眼瞄一瞄坐在我們附近的一個中學生，降低聲量道：「你唔係識偷嘢㗎咩？偷咗佢個份囉，我想睇魔術呀。」

每次偷東西，都必須預先想好幾條離開路線，仔細留意附近所有人的行為、表情，預測所有人都不會望向我的一瞬間，再承受不能出錯的壓力，踏出第一步。

要考慮的事太多，現在我恐怕再思考一秒，腦就會過熱著火了。

如果我能偷，我就不會只在吃雪糕了。

說起雪糕，總覺得剛吞下去的雪糕正黏著我空無一物的胃壁，不舒服的感覺傳到我全身。

「係偷都偷咗你個塊先啦。」我隨口答。

說完我就懶懶地攤在桌上，不想再使出一分力氣。

忽然薯餅的香氣貼在我的臉上，近得令我能感覺到熱力。

抬頭看，依雪正拿著薯餅，放在我面前。

薯餅上的咬痕是那麼特出。

我盯著她，久久不能反應。

直至她臉變紅。

「食啦，考試辛苦喇。」她用手撥頭髮。

我猶豫了數秒，還是咬了下去。

最後整個早餐，都是以這種形式吃完的。

「我食唔曬嘛，你幫我食啲啦。」

她是這樣說的。

這一餐帶給我無限飽足感。  
各方面的飽足。

「後日星期日喎，有咩做呀？」吃飽後，她拍拍肚子問。

「做咩呀？約我要排隊㗎喎，不過見係你就比你打尖啦。」我開玩笑道。

「係呀，咁你得唔得閒吖？」

居然真的想約我，我突然不知所措。

「得.....呀，不過咩事？」

「um.....你背脊好翻未？」她問。

「算係好翻曬啦，行得走得。」雖然有疤痕，但平常的活動總算回復正常了。

「咁.....聽日陪我一日.....得唔得？」她將視線移開。

我聽後一愣。

這.....這算是約我嗎？

「好...好啊！」我努力控制住臉上的肌肉，抓緊褲子的布。

然後.....  
就沒然後了。

她再沒說話，氣氛尷尬得很。

「啊.....」作為男生的我首先打破沉默：「咁後日你想去邊？」

她頭垂得低低的。

我怎麼還在講後天的事？  
唉。

又靜了幾秒。

「不如.....去行山？」她抬起頭問。

「行山？咁特別？」

「為你好咋，見你整親咁耐，一啲運動都冇，咪陪你行吓山運動吓囉。」

「唔係你約我啲咩？係我陪你，唔係你陪我。」我說。

她瞪了我一眼，道：「咁難為你，咁你唔好黎……」

我連忙打斷她：「你點知我鍾意行山㗎？辛苦曬你喇……大熱天時陪我行山，好多謝你呀！」

她愣了愣，笑說：「咁就差唔多。」

氣氛回復正常，我與她再聊了一會就回家，這幾星期累死我了，反正明天是假期，不好好睡一覺實在對不起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和她，到底算什麼？

今天的舉動，毫無疑問已超越了朋友，她主動做出這種行為，難道她也想跟我關係更進一步？

正常來說，我應該跟她表白吧？

但她「男朋友」的事依然未解決，我跟她交往一定會使她的家庭支離破碎。

「啊……」我嘆氣，倒在床上。

我閉上眼，放棄思考，頭蓋都快爆開了，顯然現在不是思考的好時機。



## 14.危機

「聆聆聆聆聆-----」

我爬起來按停手機的聆聲。

怎麼我會設了鬧鐘.....  
美好的睡眠就這樣被毀掉了。

我倒回床上，幾秒間再次沉進夢鄉。

「聆聆聆聆聆-----」

我被弄得睡意全消，站起來拿起手機。

上面顯示著博士來電。

原來剛剛不是鬧鐘，是來電聆聲。

「喂？」我打了個大呵欠，喉嚨擠出點沙啞的聲音。

「喂？欣？係咪阿欣呀？」博士緊張地問，完全不給我喘息的空間。

「係呀，乜春呀？」完本打算用來休息的清晨被他一個電話打破，我的語氣當然好不了多少。

「仲乜春？你到未呀？」

「到咩未呀？」我完全摸不著頭腦。

「你.....」電話裡靜了幾秒：「你琴晚訓到依家？」

我望一望時鐘，原來已經六點了。

「今日幾號？」我笑著問。

「二十三。」他嘆了一口氣：「真係冇諗過有人可以訓咁耐。」

換句話說，我睡了差不多一整天。

「你睇whatsapp啦，我地等埋你。」他說。

「OKOK，我盡快。」

掛線後，我立即開啟whatsapp。  
原來他們在我剛睡著後就開始討論今次工作的日期、地點等等。

最後定了今天五點半，在旺角進行，目標是珠寶行。  
星期六的晚上的旺角，人多擠迫，不錯啊。  
但珠寶行.....會不會太冒險了？

算了，現在也沒時間否決了，只能怪我睡得太久。

匆匆準備好工具，吃點東西後，我出發到達旺角。

我致電給博士，但沒人接電話，我轉為打給阿泉。

「喂？」我道：「我就到喇，你地係邊？」

「啊.....一出地鐵站直行轉右個間周大福，但係依家有嘢未搞掂，你慢慢行啦。」他說。

「哦.....好啦。」

既然他都叫我慢慢走，我當然不會跟他客氣，一小段路，我居然走了十分鐘。

到了周大福門前，我站在一個隱閉的角落四處張望，但依舊找不到他們。

我在附近逛了一會，本來想打給他們，不過他們既然有事在忙，我也不想打擾他們。

我拐入店旁的小巷，漫無目的地走著，看看能不能碰巧遇上他們。

結果他們真的蹲在一支電線桿旁，不知在做什麼，旁邊還蹲著一個女生。

那女生穿著純白色吊帶背心，雙手交叉放在胸前，彎下腰，露出半個胸口，令人不禁有幾分遐想。下半身穿著一條牛仔熱褲，本來已又短又緊的褲子上還有幾個破洞，如雪一樣的雙腿以蹲下的姿勢將短褲勒得像快爆開一樣。

目不暇給啊.....

仔細一看，博士將手提電腦放在膝上，手指在鍵盤上不斷跳動，輸入速度之快，如果我不認識他，我還會認為他在亂打一通。

而他身旁的女生一直將頭湊在電腦前，不時對著博士吧啦吧啦的講話，博士卻連看也沒看過她一眼。

唉.....活該你當一輩子的毒男。

「咦？阿欣終於到喇。」阿泉第一個發現我。

那女生抬頭，好奇地看著我。

「搞咩呀？」我對現在的狀況完全摸不著頭腦。

「博士話砌咗部新電腦，諗住今日順便試吓機喎。」他說。

我笑了。

我壓低嗓子道：「咁個條友呢？」

「個條友呢.....」阿泉露出個邪惡的笑容說：「啱啱博士駁部電腦入條電柱嘅時嗰陣咁啱撞到佢，佢好似好有興趣，一直煩住博士。」

「對電腦有興趣？定對毒男有興趣呀？」我不禁揚起嘴角。

阿泉哈哈大笑。

「喂。」一把女聲響起：「你一黎到就細聲講大聲笑，想點先。」

我瞄了她一眼，我對她一無所知，思考了一會，還是用平常的態度對待她好了。

「係啫，Sorry Sorry。」我笑說：「請問點稱呼呢？」

「羅希素。」她說完便將注意力放回屏幕上。

「羅小姐.....你好你好。」我自言自語，她沒再看我一眼。

突然手機一震。

是博士在我們三人的群組發的信息。

我識咗佢好耐，信得過 ---7：27

.....

我不禁揚起猥瑣的微笑，抬頭一看，阿泉與我對視一眼。

「欸.....」我倆同時爆出笑聲。

連自己小偷的身份都告訴她，你們甚麼關係啊。

「搞掂。」博士瞪了我們一眼：「你地入得去未呢？」

「就咁入去？唔係豐澤啫，金行啫大佬。」阿泉說。

其實這問題我也想了很久，金行的人流沒其他連鎖店多，往往大部分店員都處於開閒的狀態，我們的一舉一動當然也會被注目。這也是我們從未向金行下手的主因。

博士說：「我可以斷曬佢成間鋪電，阿欣同阿泉陣間入去，等佢地拎曬啲嘢出黎就同我講，我就熄燈落閘，趁佢地睇唔到嘢，將啲貨偷出黎。」

我聽後思考了一會。

「冇喇？」我問。

「冇喇，仲想有咩。」

雖然這「計畫」聽上去很簡單，但應該真的可行。  
只是.....成敗的關鍵完全交給別人，自己不能控制，總覺得有點擔心。

「咁你熄咗燈，我地都睇唔到嘢㗎，點偷呀？」阿泉問。

「哇.....你真係突破盲點喇。」我向他比了根拇指。

博士從背包裡拿出幾副類似眼鏡的物體，只是上面多了幾個像望遠鏡一樣的圓柱體。

「夜視鏡？」我孤疑地問。

「正確。」博士說：「葛來芬多加十分。」

旁邊的羅希素「痴」一聲地笑了。

我上前抱住博士：「聞西.....你終於都成功喇。」

我不是開玩笑，他以前也試過發明些工具，讓工作更方便。  
但功用通通與太陽能電筒差不多。

「唔好再叫我聞西。」他裝作吸口煙：「叫我達文西。」

「好喇。」阿泉輕輕拍手：「夜喇，拿拿聲搞掂去食飯啦。」

他說完後就再沒人講話，也許大家都在預備接下來的工作。  
我將眼鏡收好，重新索緊鞋帶，深深吸一口氣，準備開始行動。

「喂喂喂！你地諗住放我係度？」羅希素突然扯起高八度的聲線道，害我本已集中的注意力再次分散。

我嘆氣。

「唔係你想點呀？」博士也嘆氣。

「唔通你跟埋我地入去咩。」阿泉扶額嘆氣。

忽然對話停止了幾秒，我慢慢將目光放在阿泉上。

「好嘞！帶埋我去啦！」羅希素興奮得跳了起來。

阿泉也靜了下來，看來終於知道自己說錯話了。

我正想開口勸止她時，博士就說：「好啦咁，你同阿欣一齊入去啦。」

「好耶！」羅希素一把抱著博士。

博士嘆氣，抬著眼鏡道：「就算唔比你去，你都會夾硬跟入去㗎啦。」

「唔係掛。」我擺出一個樹熊表情：「點解係我呀？」

本來難道已經夠高，現在還要帶著一個行外人進去？

可能我帶還是小學生的阿心進去還比較簡單。

他們兩人盯著我幾秒，齊聲說：「加油。」

「咁陣間搞掂就翻黎嚟度，睇情況分頭走啦。」阿泉說。

「嗯。」我沉聲道，再次進入狀態：「我行喇。」

一邊走，我一邊四處張望，從各個角度觀察金行結構。

「帶口罩。」我將我預先準備的口罩遞給羅希素。

兩個人都帶上口罩難免會惹人懷疑，本來口罩我是為自己準備的，但既然她是博士的好友，我也要對她有點風度，就把口罩讓給她了。

也許她被我感染到，靜靜地帶上口罩。

從小巷轉出大街，我順勢拖著她的手。

「咁樣自然啲。」我說。

我可沒有開玩笑，一男一女進金行多數都是挑嫁妝，那當然牽著手會比較自然。

想不到之前對依雪開的玩笑，現在變成真實。

忽然一陣熟悉的香氣飄進我的思緒，本來拉緊的神經被她撥得亂七八糟。

回頭一看，依雪也在看著我。

令我注目的不僅是她，而是與她右手交纏著的那男人。

想必令她愣神的原因也是一樣吧。

「你朋友？」羅希素孤疑地問。

那男人也轉身看著我，對依雪說了幾句，只見依雪搖搖頭，重新掛上笑容，轉身離去。

我的視線從來未離開過那雙拖緊的手，直到他們被捲進手的海洋，從我左手手心傳來的不安扭動才提醒我，其實我與她在做同樣的事。

雖然明知她不情願，而且別無他法才捉起那隻手。

但.....

這不能成為我的安慰劑。

為了那隻手我符出了多少，他卻唾手可得。

「卜」身邊忽然一片漆黑，身邊傳出陣陣驚呼。

我這才回神過來，原來我已置身於店內。

「做嘢啦仲望！」羅希素提醒我。

我連忙戴上夜視鏡，眼前一切都變淡綠色。

雖然依然看得不算清楚，但以自製夜視鏡來說應該已算很不錯了。

我將桌上的一排排金器全部掃進背包。

「開門！」我用對講機跟博士說。

鐵閘隨即慢慢向上捲起，視野變得充滿刺眼的白光。

我一手把眼鏡除下，正想搭出第一步，兩個深藍色的人影擋住了我的去路。

沒看清周圍就行動的後果。

怎麼連附近有兩個警察也沒注意到。

「唔撚係掛.....」我邊說邊重新戴上眼鏡：「博士，落閘！」

「吓？哦！」博士先是一愣，接著也合作地關上閘門。

可惜那兩名警察已進了店內。

我拉著羅希素跑向店的深處，剛在後巷時我留意到有條抽風管通往博士他們的位置。

我上前隨手撿起一張椅子，順著助跑的衝力往上一頂。

「嘍！」冷氣槽應聲破開。

還好沒在這裡花太多時間。

但兩名警察應該也聽到此巨響，正謹慎地走近我們。

「你上去先。」我蹲下，讓羅希素踏過我爬進冷氣槽。

「嗯。」她在這種關頭也沒多說什麼，不消幾秒就進去了。

她進去後，我發力一跳，先將貨物放上去，再用雙手撐起自己。

忽然雙腳被人捉著，我一下子在三米高被拉回地面，背部著地。

「啊.....」劇痛迫使我悶哼一聲。

未等我反應過來，一個警察已合力試圖把我按在地上，而另一個則在嘗試跳上冷氣槽。

羅希素從冷氣槽探頭看我。

「直行轉左，你走先啦！」我大喊。

我大概能猜到通風管的結構，依我說的走應該應回到博士那邊。

如果我錯了的話.....

只能祝她好運了。

她聽後立即將頭縮回去，看來是走了。

反觀我自己的情況，比她危險得多。那名警員騎在我身上，將我雙手放在背後，我完全動不了，只能盡量將臉貼緊地面。

「欣!欣!咩環境呀？」博士問。

我沒回應，免得被警員發現耳機。

他一手按著我，一手伸向背後，想掏出手扣。

我猛地發力，將他從我背上甩開，並把他壓在地上。

另一名警員見狀立即過來想抓住我，我蹲下一閃，再用力把他踢倒。

「博士，開閘！」我邊跑邊說。

閘門依然緊閉。

「博士？」我摸摸自己右耳，耳機消失了。

不會是剛掉了吧.....

我望著慢慢爬起來的兩人，和他們腳邊的對講機殘骸，不禁苦笑。

我舉高雙手，笑說：「投降。」

「嚨。」忽然藍光一閃，本來漆黑的店鋪亮得像大白天一樣。

強光使我不得不用雙手按住眼睛，幾秒後，店鋪回復黑暗。

我和兩店警察之間多站了一個比我高半個頭，穿著一身看似高科技裝甲的男人。

是我爸。

我皺著眉頭，仔細地打量他。  
為什麼他會突然出現在這裡？他這身打扮又是怎樣？

太多的迷團使我愣神，連自己身處險境的事也忘了。

只見老爸側目掃視整間店鋪一圈，看到我時愣了一下。

「又錯。」他搖搖頭說。

話音一落，藍光再次閃出，睜眼一看已看不見他的縱影。

雖然驚訝，但還是逃出這裡要緊。

趁著那兩個警察還在愣神，我一個箭步衝到他們身邊，再次將他們踢倒，接著抓著冷氣槽，將整個人縮進去。

到底我爸是什麼人。

帶著這疑問在黑暗中爬行一會，終於看到外面的光芒。



## 15.吻

「你地仲唔入去救佢？又話佢比捉住咗？」依雪的聲音從外面傳來。

她怎麼在這裡。

她也在的話，就難辦了.....

只能祈求附近大塞車，警察的支援晚點才到。

「咁依家都未知入面咩環境，唔通入去同佢一齊比人捉？」阿泉語氣有點重。

我探頭出去，發現羅希素縮驚魂未定地縮在牆邊，博士坐在她身邊跟她對話。而阿泉則和依雪罵得面紅耳赤。

「你地唔係好老友㗎咩？就咁睇住佢死？如果佢知道你地咁樣實同你地反面呀！」依雪咆哮。

我不禁揚起嘴角。

「佢...你.....唉！」阿泉用力捶旁邊的牆：「你信吓佢啦，佢邊會咁易比人捉住。」

依雪靜了幾秒。

「你地唔救佢，我自己去。」說完她就轉身離開。

我看準時機，在她上方一躍而下。

「哇！」她嚇得大叫。

「唉呀.....條管真係好鬼污糟。」我拍拍身上的灰塵。

她整個人呆了。

「都話佢冇事㗎啦，嘈嘈嘈。」阿泉在旁邊發盧騷。

「拿.....你唔好鬧佢呀。」我笑說。

話音一落，依雪便抱著我，溫暖的感覺擴散全身。  
仔細一看，原來她在抽泣。

「唉呀你地兩個好Q煩呀。」阿泉走開幾步。

「呵呵。」我奸笑兩聲。

「幾驚頭先係最後一次見你.....」她低聲說。

「好彩你冇事咋。」羅素素走過來說，博士跟在她身邊。

我嘆了口氣，道：「下次唔好再跟過黎喇。」

「唔會，唔會！」她連忙搖頭。

我笑了，低頭一看卻發現依雪正略帶怨氣地看著我。

我當然知道她為什麼這樣看我。

「咁.....拖住自然啲嘛。」我尷尬地說：「你男朋友呢？你唔理佢喇？」

「話知佢。」

忽然刺耳的響起，藍白交替的閃光射進小巷。

也太快了吧。

我跟阿泉對視一眼，便開始準備接下來的行動。  
我們都知道，要令所有人脫險，我們兩個就必須跳進危險。

「我地兩個分頭跑啦。」阿泉對我說。

如果餘下幾人趁警察的注意力都放在我們身上時離開，照理是可行的。  
但如果只有部分警察去了追我們呢？

畢竟我們還不知對方的數量，陣勢。  
但現在也只剩這方法了。

「嗯。」我跟博士對視一眼。

剛剛我讓羅希素先走，你欠我一個人情，要幫我看好依雪啊。

他微微點頭，看來是明白了。

我放開依雪，讓她走到其他人身邊。

我深深吸口氣，雙眼望著前方。  
這次就算我被抓到，也要讓依雪逃掉。

忽然身後一緊，依雪雙手環著我的腰抱緊我。

「你咁樣，我會唔捨得出去㗎。」我笑說。

「你聽日約咗我㗎，唔好遲到呀！」她已經哭成淚人。

「我邊次約你會遲到。」我道：「記住跟著周博思去到安全地方先好停呀，點都唔好翻黎喱度。」

她點頭。

「恩，咁我行喇。」我將她推向博士，轉身。

淚水在眼眶打轉，背對她只是為了不讓她看見。

老實說，光用聽的就知道至少來了五車警察。如果是阿泉，的確很大機會逃出去。而我.....我自己心裡有數。

說不怕就是在騙你的。

忽然我的手被拉了一把，整個人再次面向依雪。

她的嘴唇哀怨地吻著我。

薰衣草香纏著我的身體，像她伸出的雙臂一樣挽留我。

淚在我臉上滑到她的臉頰，與她的淚水一同滴在水泥地。

我將她抱得更緊，嘴唇貼得更用力。

放縱地感受她的體溫、鼻息，和她的感情。

我的出生仿似就是在等待這刻。

足夠了。

已提取足夠的體溫去應付未來十幾年冷冰冰的鐵窗。

時間仿似停著了，令人不安煩燥的警笛耳終於從我耳邊離去，我聽見的只有依雪的呼吸聲。

可以的話，我也希望時間能真的停止。

要來的始終要面對。

我慢慢離開依雪，手仍然搭在她肩上。

她哭得不似人形。

真可愛。

看到她這模樣，我不禁微笑捏她的臉。

「好樣衰呀。」我笑了，但眼淚仍然不爭氣地溢出。

她繼續抽泣，說不出話來。

再不走就太遲了。

「ByeBye。」我邊說邊放開她。

我不敢說「等我」，畢竟很可能一坐就坐十多年，難道要她用一生的黃金時間等我嗎？也不敢說「再見」，她若跟別人在一起，我沒勇氣見她。

博士遞給我一個口罩，道：「唔該曬你！」

他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地安全之後，會盡量幫你。」

我微笑，帶上口罩。

我將阻礙我視線的淚水都擦乾，與阿泉碰拳。

「加油。」他笑說：「保持希望，未入到監倉都仲有機會。」

話是這樣說，但其實一被捉住就肯定完了。

「嗯。」我笑道：「行喇。」

話音一落，我後腳用力一蹬，彈出小巷。

## 16.落網

「呃.....嚇...嚇.....」我喘著粗氣，在無人的街上不斷狂奔。

看來他們封了路，離開小巷不久，人便愈來愈少，變成現在空無一人的狀態。

耳朵聽到的只有自己瘋狂的心跳聲，雙腿的肌肉被拉緊，感覺一停下來就會抽筋。

跑了快十分鐘，依雪他們應該也安全離開了，現在我思考的已經不是怎吸引警察的注意力，而是怎甩掉這些無處不在的警察。

我扭頭一瞄，發覺終於稍微與緊追我的警察拉開距離。

看來再轉幾個街口就能逃脫。

我立即加緊腳步，拐了幾個彎後再看，已看不到他們的身影。

忽然一個身影於我旁邊的巷子閃出，一下子將我撲倒，並試圖將我鎖上手扣。

他們好像永遠知道我的位置一樣。

沒完沒了啊！

四肢都動不了,我只好用頭給他一擊。

「唔!」他整個人往後一跌,鬆開雙手。

我順勢從地上向他補一拳,直接繼續向前跑。

現在這狀況,我也不知能去哪裡。

跑了沒多遠,迎面又來了一堆警察。

我退後幾步助跑,躍起抓住一塊較矮的招牌,使勁地將整個人撐上去,望著下面束手無策的一群人,我安心地坐下休息。

趁他們增援來到前,我要先計劃逃走的路線,不能再這樣漫無目的地亂跑了。

該找個地方躲起來?

不,他們都把這裡封起來了,被找到也是時間的問題。

還是.....坐地鐵離開?

好像可行啊!他們總不能檢查每個出入的乘客吧?

雖然車站附近一定有戒備,但總比現在好。

決定好後,我便從站起來。

下面的人立即屏息靜氣,等待我下一步的行動。

我不禁「撲」一聲笑了,誰說我要逃一定只能下去的。

我跳到不遠處的另一塊招牌，以此為搭腳石爬上更高的位置，不消一會便登上了樓宇的天台。

我眺望遠方的地鐵站，依舊人頭湧湧。

可望而不可即啊.....

我趁下面的警察不為意，退後助跑幾步，對著旁邊樓宇跳了過去。

幸好這裡房屋之間的空隔少得可憐，普遍都不足兩米，要跳過去其實不難。

要擔心的不是有沒有足夠的天台讓我過去，更重要的是怎躲過警方在地鐵站附近設下的防線。如果他們不在地鐵站附近設防，那他們指揮官的薪水真的白領了。

也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了。

一邊這樣想，我一邊向前踏步，開始在天台間穿梭。

.....

我盯著眼前的空隙，鬱悶得久久說不出話來。

才走了一半，居然就遇上這樣的空隙。

我只好默默地沿著水管回到地面。

然後.....餘下的一小段路就危險了。

路上安靜得令人心慌，尤其是我明知附近有幾十個警員，卻連他們的影子都看不見。

向來躲在暗處的都是我。  
被觀察的感覺真噁心。

「嘩嘩嘩-----」震耳的警笛聲在我右邊轟起。

我嚇得整個人彈起，想也沒想就往反方向跑去。

衝進一條小巷後，我才發現這裡的地形對我很不利。  
不但只有一條沒分叉的路，兩邊的牆也高得不可能登上，也沒有陽台之類的踏腳石。

不會是被將軍了吧。

「踏踏踏踏踏。」首先揚過一堆腳步聲，接著一隊人馬從小巷的出口迎面而來。

做了這麼多還是白廢，原來擾攘到最後，結果還是同樣。  
早知如此，一開始就不跑了。

「唉……」我苦笑，高舉雙手。

「真係投降喇。」

「咁。」一人從後方用力將我按在地上，鎖上手扣。

「唔洗咁掛大佬，我真係投降喇。」我笑說。

「行！」他沒理會我，將我塞進頭套，穿過閃光燈的洗禮，坐上警車。

從我將手伸進別人錢包的第一天，我就想像過這刻的來臨。

反正依雪也逃掉了，我坐牢有什麼所謂。

反正在獄中的時間，正好可以用來思考。

努力猜，我爸到底是什麼人。

「終於捉到你。」坐在車頭的一名警員說。

我望了他一眼，他穿的制服與其他人完全不一樣。

「終於？你捉咗我好耐咩？」我有點好奇。

「差唔多兩年啦，兩年指接到命令，專捉你地三條友。」他搔搔頭，但背對著我。

連我們有三人也知道啊。

「咁你依家咪升職囉？」

「應該會，希望會，掛。」他笑了。

我也笑了。

「係呢。」他道：「查咗你地咁耐，我有樣嘢諗極都唔明，你會唔會答我呢？」

「如果你問我點解咁靚仔，恐怕我答唔到你。」

他仰後大笑。

「我唔明你地點解要扮好人啲。」

「扮？」我皺眉，有一點點不悅。

他就像在否定依雪的看法。

「吓？唔係扮啲咩？我仲以為你地有更長遠嘅計畫添，唔係做咩次次都留紙條呀？」他真誠地問，語

氣中完全沒帶著譏諷。

「咁.....留紙條寫低偷咗咩，我諗點都可以減輕其他人嘅負擔掛。」我說。

「咁恐怖份子承認發動襲擊就可以減輕被人炸到斷手斷腳嗰啲嘅負擔？講唔通㗎。」

我竟無言以對。

「咁做咩要專揀連鎖店落手呢？又係扮好人？定係為咗追求刺激？」

「從有錢人身上偷嘢，總好過係普通市民身上偷掛？」

「咁係咪偷咩？」

我說不出話來。

「咁咪係囉，無人會Care你偷邊個嘢㗎。你只要係偷嘢，就會比人叫你死賊仔。」他頓了頓：「係入面諗清楚啦後生仔。」

我竟有點動搖。

「喂喂.....做咩上公路...呃...嗯.....」他身旁的司機忽然將他打量。

我看了司機一眼，不禁笑了。

「妖，佢真係好嘈。」阿泉邊開車邊脫下制服。

「我愛你呀。」我除下頭套：「你又知我係度嘅？」

「啱啱博士係CCTV見到你比人捉住咗，我咁啱又係附近，咪即刻過黎囉。」他道。

他遞給我一根鐵線，說：「唔洗理佢㗎，全部都廢話黎。」

我微笑接過，沒有答話。

希望是吧。

我也想他說的只是廢話。

「咩」我解開手扣，再解開車裡的鐵欄。

「點呀依家？」我移開暈倒的警察，坐在他的位置上。

「點呀依家？」阿泉對著耳機問，頻頻點頭。

「哦.....好啦，你小心啲。」他說。

「點啫？」我再問。只有我的耳機壞了，莫名地感到煩燥。



「跟實我。」

還未等我反應過來，他雙手用力一扭，車子忽然往右轉，我倒在地上，被各種雜物覆蓋。

回神一看，阿泉已打開車門跳出去。

我連忙跟著他。

我們的警車將整條公路攔著，剎車聲和咒罵聲此起彼落。

阿泉向著公路右邊一跳，不慌不忙地翻滾，再爬進天橋狂奔。

.....你教我怎跟著你。

其他警車已到達。

我沿著他走過的路線躍下。不過沒信心在那種地方翻滾，硬生生地吃下從高處掉落的衝力。誰知著地時失平衡，從天橋頂滾下去，幸好及時抓到欄杆，爬回天橋，才沒有跌成肉泥。

直接被抓到監獄好像還比較安全啊。

過了幾分鐘，我與阿泉的距離愈來愈遠，我發現依雪他們坐一輛私家車上，停在馬路旁。

車子是剛剛偷的嗎？

忽然一群警員從樓梯衝上來，將我與阿泉分隔開。

阿泉回頭，但沒有行動。

畢竟人太多，地方太窄，就算是阿泉也難以應付。

更重要是如果事件演變成打鬥，他們可能會開槍。

「走啦。」我揚揚手，對阿泉說。

他猶豫了數秒，點點頭說：「保重。」

說完便跑向車子。

「過黎呀！」依雪跑出車大喊。

我向她揮手道別。

「上黎呀.....嗚.....」她跪在地上。

別這樣喇.....

「啊……」我抬頭嘆息。

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明天能赴約。  
她一定比平時更美。

偷什麼呢？  
偷到連一次正常的約會都給不了她。

「唉……」

阿泉將依雪強行拉上車，她的撕吼聲響徹整個街頭。

能讓她為我哭成這樣，我也滿足了。

「你會唔會等我呀？」我大聲說。

她靜了幾秒。

「等呀！！！幾耐都等！」

「哈……」

足夠了。

他們的車揚揚塵，漸漸看不見影蹤。

這麼大的一輛車，要全身而退也不容易。  
他們有辦法的吧。

「咁偉大嘅。」剛剛那名指揮官從隊伍中走出來。

我擦一擦眼角的淚珠，道：「點稱呼呀？」

他愣了幾秒：「你可以叫我王sir嘅。」

我走近他，他身邊的警員立即提高警惕。

「咪郁呀！」一個警員大喝。

「無事，無事。」王sir揚揚手。

我在他耳邊說：「可唔可以放我走？」

他聽後大笑：「你覺得呢？」

「你咁執著拉我，都係為咗升職啫，你今日放我走，我聽日任你拉，你吹到自己幾勁都得啦？」

他思考了幾秒，道：「咁我鬼知你會唔會守承諾咩大佬。」他雙眼眯成一線：「阿叔都就退休，升咩職吖。都係想教好的後生，積吓陰德啫。」

「咁啫係無得傾啦？」我笑說。

他笑著退後幾步。

「唉，又要跑。」

我雙腿一蹬，跨過天橋的欄杆。

## 17.最好的結果

「依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係你所講.....」

「得喇我認罪，唔洗講咁多。」我打斷警員的話。

他愣了愣，道：「哦.....」

很快地，我被關進收押所，等上法庭。

我坐在冷冰冰的地上，閉目養神。

「喂。」身邊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

張眼一看，發覺阿泉跟我一樣坐在地上。

「哇，做咩呀你？」

「咪為咗幫你同博士條女走囉，兩個都唔識跑，我唔幫佢地拖一拖時間，佢地點走呀？」他說：「點知拖拖吓就比啲差佬拖住咗。」

「多謝你。」不是誇大，這恩情我真的會記掛一輩子。

「唔好多謝得咁快.....」他雙眼緊盯準備換班的警衛：「你想唔想出去？」

我噴鼻一笑：「出乜嘢咩，乖乖地坐幾年拿拿聲出翻去好過啦，叻喇。」

「你唔想過埋聽日先咩？」

.....想。

我還想多抱一次，再吻一次。

他將手伸進內褲，抽出一條銀光閃閃的鑰匙。

我不禁皺眉。

「點拎㗎？」我隨口問。

「我地唔係最叻順手牽羊㗎咩？」

他邊說邊打開鐵閘。

「喂喂喂，我真係唔去喇。」我連忙拉著他。

「有冇乜到咁呀？行啦咪扭扭擰擰。」

「依家出咗去又點咩？唔通成世都要做逃犯咩？我一個人就話冇所謂啫，唔通要依雪都係咁？」我嘆氣：「坐幾年算啦。」

「唉……」他頓了頓，將鐵閘重新鎖好：「你又話想過埋聽日先坐？」

「咁想同做係兩回事黎㗎嘛，係呀我係好想再掂到佢，好想再攞多次，但如果我依家出去，就算翻黎自首都一定要加監，又遲幾年出去，有咩意義呢？」

今天那個著緊擁抱、那個挽留的吻、那個為我而絕望的吼叫，已經夠我未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慢慢回味了。

「虧你咁忍得，比著係我就衝咗出去。」阿泉將鑰匙放在閘外的路中心，接著學我一樣躺下來。

「喂-----你低咗抽鎖匙呀！」我對剛剛離開的警衛喊。

一陣零碎的腳步聲過後，那名警衛撿起鑰匙，狐疑地打量我倆，道：「唔該。」

「唔忍得都要忍㗎啦。」我閉上眼道。  
最後我和阿泉同樣被判了四年。

法官指我們有組織，而且屢次犯案，本應受到更高的刑罪。  
幸得王sir和那名警衛替我們求情，說我們年尚小，而且明顯地有悔意，才得以輕判。

對我來說，這已是最好的結果了。

阿心在依雪幾年的教化下終於放棄了當一個小偷，而且開始用功讀書，可能是我這個活生生的例子讓她明白小偷並非她想像中那麼帥氣的職業吧。

至於婆婆，在我入獄一年多後就離世了。  
坦白說，我反而覺得有點釋懷。

服刑的幾年，依雪每星期也至少跟我聊一次天，聊到連獄中的懲教員都跟我們混熟了。  
有她在，四年的刑期感覺沒想像中那麼長，很快便迎來了出獄的一天。

.....

「5638,6478,你地可以出黎喇。」楊sir打開倉門。

「終於走得喇!!!」阿泉伸了個大懶腰。

「出到去生生性性喇,有咩需要幫忙即管搵我。」楊sir也收起嚴肅的表情,笑著跟我們道別。

「幫佢搵翻個女朋友先啦,廿幾歲都未拍過拖。」博士嘲笑阿泉。

阿泉緊緊盯著博士與羅希素牽著的手，喃喃道：「結咗婚大曬咩.....」

我深深吸了口氣。

「自由真係好啊。」我不禁說。

「更好嘅係你前面呀。」阿泉奸笑著退開。

我抬頭一望,發覺依雪正站在我面前。

我不禁微笑,衝過去抱著她。

四年來朝思暮想的薰衣草香再次佔領我的頭腦。

「你瘦咗啲。」她說。

「啲肉去曬你度囉。」我捏一捏她的肚子。

她癢得大笑。

足夠了。

有這笑容,無論未來日子多難過,都一定能撐過去。

我撥開她的劉海,吻下去。

享受這曾在我腦海中描繪不下千次的觸感。